丙子錄 亨

記事
他
之非爲逃也
千 及期
備至而報今

丙子十二月二十日巳時

李景稷回自奴陣　上引見入侍假注書李㦕記事官

俞㯙李景稷曰馬胡則在他處鄭明壽与他胡人進來

使具宏軍官解書者問之則曰非我爲[illegible]爾國自[illegible]

朴仁範之歸也言之甚詳使及十二月[illegible]五日送使矣不爲不期

而送之雖送朴魯而此則例送之使也以此不得已深入許多軍馬

凍餒備[illegible]爲爾國不爲頓見前日大臣所傳之言亦不回[illegible]

若不許則我亦無奈何也再明間汗率大軍當到松京爾國

若不顧見則我豈惜爾民也哉且命壽曰我則朝鮮人也頭領

剃髮心則朝鮮雖欲近前相言而馬胡必疑其密語故不能也

云此奴曾前少無遜事今乃如是甚可免也　上曰極免責而遣

之可也李景稷曰西路將士雖不能擊賊賊之聲息可以馳報

議耳 等官 可支 共議

而一不為之報諸處外援亦不來甚可怪也近見軍情皆欲出戰而守堞之軍累日凍餒暴露已極所以悶鬱者此也 上曰尚今不來甚駭也李景稷曰守堞軍雖給衣服而不可盡給使本府釀酒而亦無異於投醪臣意則欲以漿水溫給諸軍而亦患無児也 上曰諸寺中多有佛児何不取用乎李景稷曰臣與李聖求相議則今年勢難藏氷以其空石散給軍卒似可

上曰休為他說話速出往見差胡結束而送之 同日朝 命招羅萬甲曰爾句管糧餉矣當支幾[illegible]耶對曰京圻各[illegible]兵不及持糧驪州楊州等官軍兵自今日給糧矣然[illegible]餉則[illegible]多雖多用之至六十日節用則可支七十日矣臣言於户判馬太則一日給一升百官奴子則以皮穀給之曰今見糧一萬四千三百餘石足以支過而所畜者蒭草也 上曰糧餉如此[illegible]議非偶然

一日放料通計幾何曰未及詳知蓋初定五日給料之規
令二日而未盡給畢給之後方可知數矣醬亦二百餘瓮而
前後用下者僅十五六瓮矣 上曰空石聚而分散則爲助不
少矣萬甲曰今日自體府亦上一千葉矣 上曰爾所掌之任命
脉所懸勤慎爲之萬甲曰甲沙倉穀野也難輸古郡倉有
循長矣出去處是以運來江原道軍兵若來可使輸入而尚
無聲息誠爲渴悶入城軍兵昨日則九千三百餘名今日則
幾至萬餘矣 上曰軍兵豈至如許乎無濫報乎問於體府
萬甲曰小臣未受任前放料之數已如此大槩軍兵通計一
萬二千餘名矣 上曰萬卒二月半之糧一萬石也景曾曰
一萬石爲五十日粮矣 上曰皮穀幾何萬甲曰皮穀分給百
官百官皆以爲便後巡則当以赤豆通數分料又巡則當以

功 萬

菉豆通計分給大縣粮餉則五十日之內無可慮者而以為
憂焉醬之餘存者亦二百餘瓮矣 上曰一瓮容入一石餘耶
對曰前日釀酒時以五瓮作七石米以此見之醬不餘一石矣且通
路之事不可不急等待援兵恐失機會今日具宏軍所殺賊
亦甚多矣景曾曰今日之獲實丁卯以後所未有之功也萬
甲曰今日聞賊多造器械云甚可慮矣 上曰此言似虛矣萬
甲曰新羅末世四面見侵而綿〻支過而蓋無他責戰亡者贈職
爵其子孫故能使人忘死今可舉此盛典也 上曰體府多事不能
舉行兵房承旨次知舉行西已南門外捷報矣 上曰壯哉萬甲曰軍情
倍激者以 主上在此也勇〻氣如此何事不成聞賊之用兵必置後援云
使我兵亦效為之如何 上曰人心極可嘉矣目見同類被殺而冒
刃前進此豈偶然哉萬甲曰廣州軍兵等以其父母妻子

盡爲被虜故無不灑泣思欲復讐者此輩可以募送矣聞將
帥輩以自募者爲欲爲逃躱而不送故軍心頗忿激矣 上
歎曰都元帥所率御營軍亦五千此非小軍而置之無用之地
可勝痛哉謂承旨曰爾其出去死兵恤典事明查處之且聞寺
內有僧云命僧瘞之使立牌子以待其子孫族黨之尋屍可也若
或傳遞送葬則其爲感恨如何死者特給實僉知帖以給其同類
他日子孫錄用時以此當爲蔭此事予與承旨共之矣萬甲[illegible]私奴
則免賤爲重賞初番則只免賤再番則給官職何如 上謂承旨
曰赴戰之卒欲爲饋酒而不能覺酒甚是欠事此後令本官釀
酒可也罷出 傳曰南城把守前萬戶李成翼力戰殺賊即
陞堂上事言于兵曹 尹集請對 啓曰小臣以督戰御史
在北城矣當初北城皆排御營砲手此輩以其才出衆不

勝技癢再昨出戰殺獲頗多故益願出戰皆欲空城下去臣
与元斗杓親自挽留則軍兵皆願曰出戰則可以成功而空使排
堞坐視凍死者抑何意耶其情可以知之也晝則使睡夜則候
望而屢日候望精力以瘦雖加以嚴飭有若死人賊若卒犯
事無可為憂發游兵此正其時而論議掣肘尚不出兵言於体
府亦不如意臣之所望只在 聖斷再昨之戰臣實詳見士氣百
倍萬無不勝之理矣 上曰爾之所掌乃御營哨耶渠等雖慷
慨欲戰亦不可輕易為之也集曰使各衛門大將除出軍兵使
之出戰矣雖然當詳細候望而出戰可也 上曰不為候望而輕易出戰
脫有不幸大誤事機矣集曰賊不馳進時雖鐵騎如飛而一聞砲
聲奔遁不及以此見之火攻甚好矣 上招户曹判書金藎國
曰昨与再昨三處出戰軍兵已給銀兩而尚未犒饋誠為埋

親示

沒今欲犒饋其可爲之耶 蓋國曰牛馬則可以得之而酒未
及熟矣 上曰些少之酒亦不可得耶 蓋國曰再昨始釀未
及熟矣當出往見之且軍兵未到闕門者可以饋之衆軍則不可遍
饋也牛馬肉則雖遍饋亦有得喫矣 上見南陽堪馳報曰
此處所亡軍皆得生還矣饋酒事當待熟爲之乎景曾曰酒
雖熟不可遍及自 上招見出戰士而饋之何如 上曰欲只饋自募出
戰者矣 蓋國曰自募者亦難盡饋矣以摠戎使狀 啓 上親示
承旨曰爾其觀之景曾曰當初以此屬爲必死亡有褒奬之
教矣今既生還則當別有褒賁之事何以爲之 蓋國曰壬辰
之亂亦設軍功廳矣體府多事不能專一擧行請依此法
別立軍功廳何如景曾曰此法甚好令吏曹參議李敬輿
兵曹參議鄭基廣專掌其事名以軍功廳堂上何如

上曰其法甚好李敬輿鄭基廣等招之　上謂蓋國曰羅
萬甲言軍糧有裕云何誤察耶對曰芥皮雜穀萬餘石矣
上曰然則羅萬甲據何而云爾耶其招羅萬甲以來蓋國曰
各官軍兵亦不持糧故并一體放料矣李敬輿等入來　上
謂敬輿曰自願出戰人皆無主掌行賞者茲使爾等專掌
其事名以軍功廳爾其次知即爲舉行酬功報勞各適其宜
冒受無落漏着實爲之敬輿曰吏兵曹之職除授一事而已如免役
免賤給糧等事亦爲次知乎　上曰銀則言于戶判受來分給
可也　上謂景曾曰昨日黑衣者砲殺紅甲之賊最爲分明云此
人則知之甚易其令招來依斬級例論賞可也基廣曰渠
輩中亦未詳知相爲爭功矣許　啓請對敬輿曰最悶者
軍兵凍餒事也蓋國曰伊賊或十五爲羣或二十爲羣頻到

城下必欲使城內人疲於防備不得休息也敬輿曰朝士中或有身
外所着餘衣請令收合送于軍士處如何基廣曰此則昨日已爲
擧行矣林埬請對 啓曰小臣以督戰御史往城上觀軍情少無
解怠實前古未易得之事也若非 聖德何以値此臣意竊
以軍情雖欲出戰若或敗衄則甚危事也李曙申景禛掌兵
既久諳於事理密教此兩人使於險阻處誘引賊兵而討之可
也不可以大衆成羣下戰也昨日臣在南門見具宏放送精砲
誘賊斬獲至於二十餘騎而旋軍之時賊兵由後殺害我軍
三人甚可惜也 上曰御史等雖是空言當慰諭軍兵使之
知感可也軍士等無炊飯釜鼎是可悶也埬曰臣當初請收
入城外釜鼎而不聽臣言不爲早慮悔之無及矣城內亦無
釜鼎使之募納使軍兵得喫熟湯如何 上謂景曾曰鄭

鳳壽何處在乎景曾曰渠以病未得侍衛故不及來矣今聞
自 上移江華半路狼狽還到城下不及入者亦多云矣
埭曰聞鄭鳳壽之守城也女人童子亦皆提灰下石得以全
城云今可以依此法也且南城以他城見之則亦非不險而以此城
論之則似為不堅故黃一皓於昨日 啓請添兵而若無游軍矣今
聞李時白軍官可為游軍者甚多而時白所守處最為險阻
可令除出且城中人口亦且數百并合添守南城何如 上曰
此地募入民兵何不用之耶 許 啓曰臣父方為牧使臣實詳知
矣此地兵民其役甚苦一應策應事及官吏之役皆使民兵當
之矣景曾曰本官之事甚煩有不可堪者 上曰本官有何煩
事 上招金蓋國羅萬甲問曰糧餉幾何萬甲曰米太豆
并一萬八千石皮穀五千八百餘石矣 上曰所謂異於戶判

之言者以此也萬甲曰本官之廳之穀并皮雜穀亦有四百餘石矣 上曰户判則以為僅支閏月初旬然乎萬甲曰軍兵之數一萬三千有八百是為五十日之糧矣體臣以為士大夫則給五合或七合亦無妨云如此則當至六十日六十日相持之時豈不結束乎蒭草雖不足馬匹不須闕也 上曰酒雖未熟牛馬先為烹熟送于出戰軍兵處諭以酒未熟先饋肉之意如何萬甲對曰集等亦必知酒未熟矣姑待再明則酒當熟矣請一時犒饋何如 上曰依為之蓋國曰軍兵數已至一萬四千宰臣以上七十餘員堂上以上五十餘員堂下以下二百七十餘員矣 上曰若是其多乎因謂景曾曰賴天之靈復覩日月則扈從人員當有恩典并使錄名以置萬甲曰醬亦二百餘瓮五日分醬僅十餘石矣以此推之亦足支過矣士大

夫亦未持醬可以分給也　上曰士大夫處亦爲分給　上謂
承旨曰聞軍兵等拔劍斫木云將爲用鎗刃扶其令城中人持斧
應募胡差三名到南門外請和　上命招大臣萬甲　啓曰此時
若發和議則軍情無復可爲矣　上曰只當問其所以來而已
萬甲曰分醬一事令督戰御史爲之俾無落漏之患　上曰依爲之
且定樵採軍出門外刈來　上謂金瑬曰聞胡差來到云欲責
我以何事耶瑬曰送崔鳴吉問之如何　上曰鳴吉性甚躁不
可使也送户曹判書李景稷瑬曰姑使其處將帥答之渠若以
誠信來則觀勢爲之未晚也初頭則當峻斥曰我之所以欲和者
蓋以十年相好一朝毁之非義不可故不欲渝盟矣汝今乃以難從之
事折脅是汝自渝盟也我則當有一戰而已以試其誠僞如何　上曰
依爲之瑬曰伏見軍情士氣百倍前日小臣軍官昨日偵探故郡賊

陣則分屯爲十五陣而多處僅百餘名少處則或十五六或四
五名云今日御營軍自募者八十人馬隊自募者亦甚多姑遣
一當百二百名夜擊東門外屯賊先使砲手放火待賊兵驚
竄而衆兵俱發則渠必不得分屯回待公淸兵上來結陣於
近峰鼓噪相應則渠必退縮而不敢肆矣 上曰出擊事可
以相議爲之圍東即速爲之塗回聞則賊方造雲梯雜器云
必趁今夜擊之可也且其爲役者皆我國之人而渠則坐休云當詳
細探之欲爲出擊矣 上曰我軍數爲出戰故渠欲誘我而來請
耳 許啓曰扈來諸色軍或有不緊者如挾輦砲手內禁衛不
精者分排城堞如何 上曰已送矣 許啓曰拾石一事士夫奴子
則皆已排堞矣且有無奴者用此拾石甚爲零星臣以爲
王子駙馬所率家多請令一體施行 上曰王子駙馬

所率能我何哉 許啓曰渠兵於援我則我亦援渠兵如何
上曰當以何對 許啓曰聞兵法當戰則以和緩之當和則以
戰爲之云矣順平君請對 許啓曰閔震益[redacted]再昨特拜
萬叅軍渠甚感激言於小臣 天恩罔極無以圖報請
受標信往督忠清全羅等道兵使云臣使渠言體
府中軍則答以姑待小臣親告於體府兵判則亦不即
從不勝悶迫之至聞忠兵上來而迄無聲息都元帥亦
至今不來誠爲渴悶渠欲得同志四五人排陣出去于下
三道矣 上曰沈器成已爲出去乎景曾曰必已出去矣
東陽尉申翊聖請對曰臣今聞胡差來到門外云必欲
責我而更來矣當加嚴斥以圖後功可也若今主和
之臣接待則必再誤事機使軍情解弛動 王者

中止矣自古狡虜例以此術亡人之國伏願勿爲所動確
然堅定如何 上曰卿言甚是以我之連日手捕故渠亦忌憚欲
爲緩我之計也當以何事辭答之耶 翊聖曰臣意以爲當答之
曰當初三件事皆是不可從之請而此外又出不忍之說我國雖
甚疲弊豈肯終始見責乎設使我國不得支保爲 天朝得亟
而斃亦無愧矣速退去休瞞我云云可也 上曰還招户判來
李景奭請對進曰臣常恐東牆門之受敵矣昨往見之比
之當初頗爲嚴密且諭以 聖上軫念之意則將士無不
揮淚士卒皆願一戰矣 上謂翊聖曰軍情如何對曰軍
情則無患矣西門曲城似爲虛踈此處不可不嚴備也景
奭曰軍情目見死傷而略無怖色慷慨先登皆懷一死
之心以此合戰則百勝可期 上曰軍心當察察兩班則

不可知也景奭曰如此有不可堪寔爲矜念中使官之頻送
實爲勞問之盛典而無知軍卒認爲摘奸父子兄弟之
分棟蓋爲古人之良法而蒼皇排堞不遑訪問且朝士扈從
者皆令分排露宿風櫛既非所聞况其老者尤有難堪今者繩
以一切之法晝夜不得休息則決非可當之道至於督戰御史
常時則恤其飢寒臨戰則督戰可也此等事合有所變通
上曰然乎決是難堪之事朝官守堞實爲無益景曾曰軍心
以爲朝官尚用之則豈無助哉　上曰言于協守使〻之分番賊
人爲募人助勢云吾亦爲之如何廣敬曰甚好矣景奭曰石
車一事可鏖數百之賊臣自初言於諸將及督戰而尚不擧
行石車非難造之物也一小木一板子可以造之而不爲置意甚
可恠也景曾曰石車有可用處云矣景奭曰如東南門上堞

為石車懸於五六處賊雖迫城無足可畏而主事之人皆醉矣
人主獨斷當平時則誤矣此時則事已危急矣非 聖斷
將不可有為而京畿監司頗有幹能使主幹石車則萬無不
可為之理請招李溟言之景曾曰曲堞募人此實例事而尚未
擧行誠為可悶景奭曰臣曾語於張維等矣軍中氣像當
以談笑導之務使人心鎮定可也今者如申景禛輩皆以為國將
亡也朝不謀夕矣遑遑奔走以撓軍情此豈理也人之言者皆以
城孤為危而臣之愚意竊以為 聖上之入此城實是殲胡之機
也十五日出還入亦豈天誘其衷耶以天文言之今年實属胡亡
之運云安知入城乃為幸也李溟入來 上問曰卿近為何事對
曰號令不得出門外臣空坐城中而已金藎國還來 上問
曰當以從前見賣事直言之乎藎國曰當以汝自初反覆

不定而言吾以爲十年和好一朝背之不祥故許之矣汝每〻出難從之言今則決戰而已更無他事答之如何景稷曰渠必畏我矣當不必來臣等當舉義斥绝曰爾等欲爲和事當退舍遠去云〻如何　上曰亦不須如此言當告之曰汝之欺人至於此極欲伐人國則明辭伐之可也以和誘之潛師來襲其爲奸狀不可与更交曰深責其欺我之事且示我不可每見欺之意而已蓋國曰當言汝到義州時可以伐之而十年相好先伐未安容汝入來矣見欺至此實甚痛憤豈可重爲天下笑乎云〻可也　上謂李濱曰監司無可爲之事專掌一事可也聞軍士推採甚難以劍伐木云極爲可憂還城内民丁營得推採及石車事且城内之木不可以從送人城外推採以入釜鼎家無出處云亦爲覔給可也濱曰小臣受　命於危難之中冒忝爲巡察之任出外號令調發策應是

臣職耳欲爲冒死出城經營凡事矣招討使等雖已出去而臣實爲
道主不可不出外號令也　上曰卿何以得出去耶濵曰小臣雖耄
似聞古郡邑賊僅百名云若率精砲數百名逐之則一路可通如
楊州利川皆將次第通路仍率軍兵守其要害則最善矣
縱使不能如是亦可以通命脉矣沈器成年雖少步雖善間路
潜行安保其得達乎　上曰此事當更思爲之速爲出去
舉行所教三件事可也景奭曰圻甸守令輩率民丁燃諸
峰爲疑兵則渠必有懼心偵探之際馬亦疲困豈無所補哉
濵曰石車當必多造乎造車必以木無出處若造十餘車可
以爲之必令多造則恐不得爲也　上曰率砲手補逐伏兵一邊進
採入城可也且此地亦有民居諭以後日重賞之意借其斧斤伐取
柴木卿素有忠誠到今不爲盡力則何時效忠乎濵曰何敢

當也以臣所憂者城中有游兵耳蓋賊不必蟻附四面當由一
處而入如最險不足守之處除出其軍以爲游兵如何　上曰其
言甚是大將皆辭不可說廣敬曰人告之以好言亦不聽從尤可
悶也景奭曰摘奸頻數人不得睡候望一人之外其餘則請使輪
回就睡溟曰目今最窘者芻草也近郡所儲可以聚來而夜
不開門極爲可悶廣敬曰何必於夜間取來乎若率砲手而
往則雖晝亦可取來也　上曰晝則彼亦知之〻〻則必爲燒
火夜間取來可也景奭曰請自大臣以下並脫一衣與軍卒
上不答　上招朴潢曰聞老士大夫皆守堞云甚爲未安何以如
是耶對曰此非自廟堂分付事士大夫各自上堞今則只定
年少堂下矣　上曰使之當保爲可支之道且聞李溟之言游
軍不足云不緊處所排軍抄出爲游兵可也南陽臺堞卒

磨肩而立云除出爲游兵甚便矣言于體府傳令于各營抄
出多揀慶軍兵〻若危險處則立芻人而除其兵爲游軍指而
言之者以爾年少能不忘也莫爲苟辭景菼曰伊賊不死其國
往復之事有 旨去時並給伏兵抄捕之意何如 上曰依爲之景
菼曰唐德宗喫得草根亦爲興復此實大振作之機也勿以
自沮遂退出處敬曰小臣在此別無可爲之事請往職諜宜諭
勤問之意如何 上曰依爲之諭以夜來寒際何以經過之意
可也景曾以摠戎使狀 啓進曰此兩人當爲論賞而梁勝龍
功最多云矣 上曰金福龍除禁軍梁勝龍更爲問来 金瑬
引對 上曰守堞之外更無游軍云令各哨除出游軍如何瑬
曰各有大將豈不善處守兵事豈容人〻議之耶具宏以南
隅無游軍来告臣給御營軍〻二千名猶以爲不便矣 上曰非爲

除東邊西也各除其哨內軍兵爲游兵可也遂曰業已如此矣
上曰問之督戰御史遂曰督戰御史亦惟矣我國之人孰
有加於此將輩而方外之人皆以爲不足故諸將頗無與心矣
用兵異於他事不可使人人議之也 上曰雖然策之善者擇
用何妨遂曰張石不多處責之哨官則以爲手起陳石勢甚
不易使之作炬則以爲有燭使之作菱鐵則以爲有劍都監
軍士節制已久不足患也 上曰此則然矣排堞則不能善處
可恨遂曰排堞亦豈不知而分軍耶 上曰軍心如何遂曰近來
人心頗堅目見賊騎着甲馳進而頑無畏色事以有爲也 上曰
游軍之事須問之雖外人之言善則可用也排堞之軍臨時抄
出則其勢莫及使於一哨中各選若干兵人持三稜杖賊來
而擊之可也遂曰平地城則四面受敵難料賊犯此處則有

異為當專力於可慮處耳 上曰每哨各遞廿許人不必遠離
暫為退待使五人立堞而為游軍則若遇賊來出入相救矣瀣
曰石車事祈洵言之而以臣所見無可用處且不知其用法無
益徒擾耳勿為之也李行遠曰此城則別無用石車處耳
上曰雖然豈無可用處乎李時白曰曾欲為之而受任未久
不遑及矣為之而不成亦何妨乎瀣曰此城物力反不如殘縣
凡事難可辦矣 上曰收使亦不省人事矣緣多事不能
擧行耶瀣曰若使京中器具得來則守城一事千萬
無慮矣行遠曰似聞都元帥軍已到京城李曙軍官李
尚聚者來言之矣瀣曰軍心如此倘使外援來到則彼賊
腹背受敵不已何待行遠曰京城屯賊亦近五百餘名云矣
上曰時不焚湯乎曰姑不焚湯云矣 上曰江都更

欲送人耳其處必須善爲防備金慶徵曰其能辨得乎
金瑬曰臣之子雖不敏人之所爲者可以爲之矣且李敏求
与之同往請無慮矣 上曰其人果似唐突矣凡事十分善
處臨時相機且 嬪宮亦往其處解氷之後則尤爲可慮以
此意通之可也 上招督戰御史李命雄等將欲有言金瑬曰
此等多出參謀官無定數甚不可也 上曰參謀官我人耶
朝廷無命令耶瑬曰當身等自定之矣 上曰予爲之遆
督戰之任常時則撫恤臨戰則督戰而已置參謀何用
哉命雄曰臣所守六堞以其地險故僅排二人矣 上曰然則
何不立幾人耶曰無器具可造矣 上曰此等事何待官家
人各率奴子所以定御史者欲使率其奴子如私家事也一面
御史張會一處同食同處宿同接然可也金瑬曰俞伯

曾之所為人皆笑之　上曰晝則往見夜則退来使軍卒知
上下同甘苦之義可也古者婦人亦守堞豈無所補而然
哉我國西班素養安排夜守生病則甚為未安今後則勿
為夜守可也謂四面諸督戰曰勿為剥薄勿為虚踈務得適
中使軍且休且立為可久之道則亦極恤之意命雄曰臣意此賊知
其數不多而我軍聲勢稍張迫城之患似不足慮也　上曰何
以知其不為迫城耶勿為透潤之言若云賊来足禦則可也如曰賊
必不来則其透潤也命雄更欲云々　上曰勿為閑説話林墿曰
今日亦給羲醬如何　上曰不可日々給之也其令士大夫奴子躬
給柴木乎墿曰各有火兵柴木則不闕也仍達游兵事　上
曰已言于體府矣命雄曰今夜則賊陣燃火處太半不燃且
為竹柵而出也柵外必防夜擊之患也大槩賊情已動矣諸

御史各陳進其所見与所聽望　上命各往信地善爲撫
恤池守龍請對　上曰汝等從我來此不免飢寒予雖坐
溫堗若痛在己對曰臣之一身有何關乎頃者臣嘗爲上疏
自上慢答而備局不聞到此地頭可勝痛哉和事誤國致
此顛沛是誰之過耶臣伏見賊騎來此北城外者多處亦不滿
二十餘矣其數甚少自古變弱爲强者何必一二而我　殿下
非亡國之主須擇砲兵出戰甚當而大將等不知爲何事自
上招致自募人等別加恤問如何且有一人中箭而尚未收賞吳子
兵法不云乎有功者賞之中箭者与殺賊同賞矣今觀此賊燃
火列處而渠則往宿無火處若出送一當百者三千餘爲夜
擊則不足破也請急擧行且日氣向溫似有氷解之兆而若
或雨下則賊必東入莎草亦不可不備也　上曰爾等戰士之心如何

曰當初則未免有動心今則只有勝心更無他腸矣　上曰壯哉若得破賊還都則酬功不淺大丈夫生世遭此時不成功則將何用哉今日賊勢亦如昨日否曰与昨一様今方留駐北征叢矣再昨駐馬出去而婦人童子皆爲牽馬漂之騎者僅二十餘矣　上曰今日則自募軍等不爲出戰乎曰臣何以知之　上曰大將不爲出令乎曰請自上斷之　上曰已差大將矣爾等同志出戰者幾人對曰小臣則下部蹇澁不爲自願矣且斬級之際我卒多傷請勿爲獻級之法如何　上曰此設不令獻級矣汝之所言皆是汝雖以蹇不得出戰勸汝同志者勉爲之可也還都之後不忘汝功矣退出　上曰勤王之兵尚不來甚鬱鬱景曾曰外人則皆得入來而內人則不得出往極可悶也日氣清明是則多幸　上曰若或雨下則

深可悶也權僕請對請多聚長木以為防禦之備抑
合鹍器以免凍餒之患且請以諺文書榜四示軍中
有獲戰將者當給爵賞云〻則我人獨知而彼賊專昧
可以奮士氣而殲賊奴也昨日 殿坐之時宣傳官騎无鞍
馬而出去以傳 命令事之急遽莫此為甚也請立傳語
軍使無急遽之患臣為五衛長稍知壯勇之人請別抄作
隊而以李重光為其將重光多知慮足堪重任 上曰其
言或可有施行之事矣武士等無不分排於城堞李重光豈
獨安坐耶 亨吉曰將士皆已排堞今不更抄為別隊也
上曰鹍器已以佛寺所置分送各處武士亦令體府選擇
作隊矣退出金蓋國引見 上曰卿來已久矣對曰自司
倉饑還矣太祖始為通計節用則可支二月望日矣戰

士則不可不準斗給料士夫則何必準斗乎 上曰誠非偶
然也蓋國曰此外亦有本官零星之儲實臣每以賞格之
物爲憂今聞守禦廳木有六十餘同而銀兩則軍士以爲不
緊云請以其木行賞如何 上曰卿可次知輸致於此而用
之可也兵器亦有摠戎使所造云而不知其數多少良可欝
欝蓋國曰臣朝往城門外見之則軍卒不堪寒凍雖夜
何必長立言于具宏使不爲遠離少休堞下或睡或覺而
只定一人輪回看望以爲便矣一向如此則疲憊難用必墮賊
計也 上曰已令如是爲之耳蓋國曰犒饋之酒亦於每明
可熟以每明擧行何如 上曰依爲之若雨下則必生大事
何以爲之蓋國曰城中既無人家又乏藁草誠非細慮
上曰何以爲之門外亦無莎草可閪胡人不爲回報而

去乎蓋國曰渠將為言回報云矣 上曰然則問於馬胡
而回報云乎蓋國曰馬胡來在近處當問於大將云矣臣
言汝既畏我不敢近則何不送朴蘭英權仁祿乎馬胡
高聲曰其果如是言之乎大際渠甚畏我遠留城下我進
一步則渠退一步言語之時亦不近前立二十餘間許外矣
上曰避兩之事更無善策耶蓋國曰以今日所見氣色固難
度其情狀則然而臣愚見渠本非為戰而來見此城險之
不可犯且以渠軍多死傷故更欲接辭耶 上曰夫豈偶然
哉欲愚弄我矣崔衍曰寧有是理今若言和則情必散矣
上曰避兩之事何以為之已而賊又來東北間請和 上
曰今者賊又來和云其情極為叵測愚弄我國至於如此可
為痛心李曙請對 啓曰協守使欲率士大夫三十餘人

守曲城其計不可從也士大夫中稍壯者僅二千餘人而如禮
曹參議亦在其中矣士大夫所養不與常漢等長立城堞
決非所堪使立軍士之側則軍士不以為使蓋兩班常人
名分懸殊憚與混處乃其情也故臣以為士大夫守堞
無益而有害也且石車造作事有一守令來問於臣許
多城堞不可盡懸石車設使間間為之賊何必由石車
之下哉臣意使其軍聚石待之則好矣 上曰然則依
為之聚石與石車何以異哉且為萬人而立之如何曙曰萬
人者所以誇賊賊所見處可以立之而偶人必著人衣笠當
此真人亦凍之時何處得衣笠乎小臣并軍官別抄諸
色軍分排四百六十餘堞無一人閑游昨日南城請添
兵亦僅僅分送臣之所守處則一堞僅立三人甚

爲不足矣 上曰卿之兵最精雖三人足當鄉兵五六人
人矣昨日行賞自募軍其心以爲如何 曙曰以 教意
分賜則向闕叩頭各往信地矣 上曰軍情悅乎抑少
之乎 曙曰甚感矣朝者內出衣服等物只給最寒者其
餘則不可遍給故姑置之耳 又曰小臣儲穀并各色僅一萬四
千石以城中人數計之則僅過二月望間之糧軍士則不可
不能濟餉人則減升給之如何 帝道受圍亦六月而
始解云兵事難必遲速未定言于戶判別爲節用如何
上曰予亦屢屢言之矣 曙曰戶判以賞格無物爲患矣
訓局木綿小臣曾已運置於陽川作廳等以此木帖
給軍士則必喜矣且昨日以木綿給賞則渠必願受
欲得帖字蓋以此地別無用處而藏輸不便故欲待

還都而受用也若欲行賞則以江都等所在不得為帖給之
甚便矣且渠輩寧以告身為榮而銀子即不願受也 上
曰然則為公帖以給公私兩便矣自募軍等今日亦欲出去
守曙曰然矣此城凡十二門每一門出百餘名或五十兵合戰而
從城上大鼓噪則近伏賊兵可以掃退然後不須前進還入
城内則似好矣使賊突然到三十步之内銃聲聞於城内豈
不痛心昨日見其用兵真不可及也因陳其出戰形勢且曰
賊兵日暮後則還向書院村多聚小不潛藏者処一人者燃
三柄火而渠則進宿城底若料賊宿燃火処而往擊則必
未免虛發矣 上曰甚然矣使人暗出取燒不可也 對曰小
臣亦思之而未遑矣昨日草爲防風之具矣且臣使伶俐人
出門外見賊可着足処則皆曰無之以此軍情益堅定矣

上曰如或下雨則何以爲之曙曰臣意除石車以其物力爲幕
則雖不足以庇身軍兜則可免沾濡矣臣登城上窺望賊
陣則黑雲擁之城中則黃氣四浮此是大吉兆也今爲聞啇
謂　大駕已出江都而若奔問者朕佯爲見獲於賊兵則渠
必生意請試此計如何　上曰戶判之意如何　薑國對曰此
事臣不敢知朕恐無害也　上曰無害矣朕彼必不信也薑國
曰小臣出兵分三路爲左右翼擊之可也若並開十二門則必
爲危道也　上曰一時上進則何以爲之我軍未入而彼兵雖
入則不亦危乎曙曰若十人出去則使五人合戰五人設伏何可
任賊雜入耶賊之慢我不翅婦人豈不痛心哉　上曰勿爲太
峯小〻出兵擊其零賊可也景曾曰賊兵九十九騎來到南
門外有將師者送我國被俘人傳呼城內曰吾等本以好意

来而進前則輒為砲殺何以如此云云矣　上曰為其言入来乎
此皆賣我之言切勿信之見必殺之可也蓋國曰汗當出来之
說似為誇張而彼必有後援之来且凡士氣朝銳而暮怠不
可等待也主客之勢以大綱言之則主緩而客急今則主急
客緩不可不急擊　上曰勿為大出兵專攻一洞賊可也但我
國之人不善於偵探不知賊之所在是可慮也協守使俞
伯曾請對廬敬曰自南門轉至北門以　上教宣諭則軍
士或謝或不謝而將官則至有揮淚者矣其中薄衣者二十
二人病者七人東門哨官所持弓子甚軟故願得強弓矣
上曰覓給可也廬敬曰東門最為緊地而只使哨官一人把
守大將中軍則遠在將坍臣諭以輪一人往守東門之意則
皆不肯答或者其意或乘昏来守而臣往責之故心有不便

而統不答耶是則未可知也伯曾曰東門曲城形勢甚高而築墻甚卑且迤出城外而當南之衝賊若先據則城内之人皆無所容臣將此意通于体府則只給三十砲兵盖於當初以其險阻故分軍最少而城外之路家居其中甚可慮

上曰曲城距大城幾何伯曾曰幾至三百步矣小臣所領皆是士大夫除老病及督戰參謀堇一百七人而平日不能操弓一無禦賊之人若只爲軍兵聳動之助則可也無望得力於緩急也　上曰只是與士卒同苦之意而已士夫致傷則甚非予意也伯曾曰曉則軍兵凍立不能轉側以此雖望禦敵且其衣服甚薄飲食亦尠決非持久之道也臣之愚意及其未疲速爲夜擊使賊兵摧挫可也八路勤　王兵雖或上來一爲所敗則後者雖望得達必趑此時決死埋肽後事可

畱矣屢日持久筋力已盡則雖若干賊兵呼譟而入必不免潰散
須決死生一擊如何廬敬曰沈器成亦尚在北門矣北門之外峰
々屯聚蹲坐咫尺都監大將処亦爲請和云今夜之事甚可慮
也 上曰今日擧止比前尤異耶伯曾曰今日則稍々進來頗難
測也廬敬曰意在掩襲則必若無情者然而如是爲之其謀
難測也 上曰蹲坐処相距幾何伯曾曰坐於矢石不及処矣
廬敬曰聚我國牛馬而居其中軍卒則皆以爲三四百而以
臣所見似不多矣今日士大夫皆納綿衣請於明日分給如何臣
録其薄衣者之名而來矣 上曰送于各將使之分給伯曾曰
伊賊不無後擾之踵來請於今日決戰如何廬敬曰出戰軍
士被傷者書名以來矣醫官林恭元柳達等來此使之往着
以示感動之擧 上曰依爲之城上今日亦寒守廬敬曰不至

甚寒而猶有寒慄者臣問之則或是貧而無衣者或是遭火
災而燒衣者或是逢賊兵而失衣者若值寒日則不能開弓
矣　上曰何以爲之廬敬曰雖是危事不可不夜斫也　上曰
賊數幾何廬敬曰処處屯聚者甚多而太半我國之人賊數則
似不多矣疊疊峰巒不無屯聚而通計僅數三百矣大槩其
兵不多而無分扼之意而若或分扼則信地之軍旣不可往來
相救又無游軍之可以助戰是可悶也退出

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　世
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傳于崔莳曰田米一石租一石完豊府院
君陣下輸送以僧人三印牛馬各一匹進上　傳曰受用於犒
軍之時僧人則論賞　傳曰留都大將狀　啓賫來前哨官

李信民六品宗戚除授諭都巡察使兼留都大將沈器遠曰曾以御爲都巡察使々之收合畿甸軍兵或扼險勦賊或遮絶敵路俾不得潛通巢穴事已爲下諭其已傳通郞卿其各別依此舉行一都體府傳令朝廷以和見欺今則專力戰守賊兵四面圍住兵分力弱城中將士咸願出戰而援兵未集苦待其來以爲合攻之計而內外阻絶消息難通收合畿輔軍兵節制諸道將官之責專委於貴鎭急々通諭諸道及都副元帥星夜赴援分扼城傍以火砲相應相機協擊可也都城內外居民不知和事已絶多處城中將遭屠戮之患使人多般通諭令速出避賊八道監兵使都副元帥處各有促兵傳令分遣軍官星夜馳傳此亦中水原楊根呂州利川竹山陰竹楊州抱州龍仁等九官外其餘各官兵馬皆未入城急速移檄召集以

爲外援斬賊一級者公私免賤良人及第有戰者陞遷二級以上
加等論賞事已有朝廷事目京中及外方零賊処〻横行
閒諭民間使之覘勢勦殺後献役官家以爲啓 聞論賞
之地吏曹 啓曰 幸行出於急遽各司官員未及 扈從
者頗多勢雖使然亦難在職因公幹出去者外並爲查覈汰
去以 扈從閑散人員塡差爲其從難之勞何如 傳曰允
傳于李景曾曰出戰時逢箭之軍使之処於溫堗善爲調治
都体府 啓曰 献陵内結陣処送軍官傳令約以火箭相應矣
今日射火箭三矢則彼陣亦以火箭相應必是忠清之軍來到
也 傳曰知道以許 啓逢箭軍被傷処着審書啓 傳于李景
曾曰覓給清蘸血蝎此後則雖無 傳教相當藥頻數覓給
盡心治療吏批高弘建爲長湍府使李信民爲長興主簿金

瑬引見　上曰募軍之事何以爲之耶對曰今則形勢與前頓
異賊連營矣出兵而若不利則城中人心必爲動撓故姑爲停
止而方爲犒饋耳　上曰應募之人幾何曰李曙軍八十有餘
申景禛軍三十有餘矣　上曰然則午間當出戰于夜則難辨
彼我小〻出擊可也瑬曰自昨人心頗變皆見賊要和皆以爲和
事將成稍〻解弛矣　上曰自募將必擇人可也曰小臣定之則
渠等不悅必有自中推以爲將矣　上曰見沈器遠之事亦或
於和議矣不圖器遠之迷劣至此也景曾曰外方勤　王之兵以
日勢思之則固未及知也亦未必不爲和議所誤耳　上曰雖或
上來未知形勢不亦可憂乎景曾曰賊以我國被擄人爲反間
若爲和親者然故人皆信之矣金瑬曰渠前以殺戮爲悔　上
以爲尤甚今果然矣　上曰沈器遠軍官頗有功聞其人已經

哨官云六品職除授景曾曰除授後仍爲出送於沈器遠処
如何　上曰必諳形勢仍送無妨聞賊於夜間又射廵邏者
云尤爲凶憯也我兵合戰時不爲分運一時發砲云此不可
也瑩曰頃日則賊兵一時齊進故不得不齊放矣若募得砲
手二三萬盡除雜軍則可以橫行天下矣　上曰聞東大門
屯賊盡聚於此云若使沈器遠擊其零賊則此正其機會
於和議至此可歎景曾曰大將等不知其軍之死亡夜間見
有死者之同生号泣於門外考諸成冊則不錄其名臣使人問
之然後方始知之云且南陽軍士以東伍出去而死耶對曰然
上曰壯哉別加褒奬可也瑩曰夜間賊至城下拖大石投之則
還爲走去云凡夜間事最可慮也沈器遠不可坐城中請令
出避景曾曰大槩堅忍矣　上曰寔爲前急人豈無變通至

此耶 上又曰文書持去之人雖為賊所捉欲使賊不見其文書則當以何策耶 景曾曰繩書最好矣 壁曰守城有節次必放鳥銃吹天鵝聲懸灯火而以軍容孤弱故不為節次矣請自今舉行 上曰可為之也但雖欲懸灯無灯油何以為之 對曰訓局則有油而不可或懸或不懸此則不為舉行宜當 上曰夜探事我軍不素習恐或取拙也 壁曰無此理也 上曰賊若近城雖一名個個殺之可也 壁曰賊方遠屯而有一雜事彼若不為近城而有誘引之患則甚可慮必慎之肤後可免墮其計中矣 上曰慎之 壁曰勤王之兵日夜苦待而尚無形影極為可悶 上曰沈器遠軍官送于都元帥処如何 景曾曰出傳于器遠所轉往元帥処則似好矣 壁曰使之直往則不必相值矣 景曾曰恐元帥新得毛裘之 教(以瀋陽入去王子大臣毛裘毛帳造給事再昨已送有 旨故云)待知

而不動也　上曰甚哉和之害也　上曰抄撃時當用馬乎塗
曰用馬矣　上曰此処有甲何不用乎塗曰無之矣　上曰李曙
曾造甲一百二十部此甲可以用之也塗曰火藥亦有一萬八千斤
則無石硫黄方使士夫奴子擣之而不精矣　上曰弓子亦別爲
點火破弓亦使弓匠修補可也塗曰有火箭而年久蠹傷火
箭亦有之而陳久不可用菱鉄㝡好而無鉄不可造可悶　上
曰弓匠有扈從者當送于卿処弓子修補事十分着察爲之塗
曰守禦廳木綿有六十餘同云欲造布帳矣聞賊攻城之時彎
弓上射落地之時中人頗甚云若落帳上則矢力不猛所當速
造而針絲不易可悶　上曰直射城中何必上射塗曰城高上
面攻必仰射而送矢矣　上曰自募軍幾何塗曰人〻自願矣
上曰雖自願有虚語正語不可不擇也塗曰小臣軍官亦欲出

戰而渠輩以非其同志故不肯偕出矣且於昨日出送軍官偵探
十二処而來矣　上曰其數幾何云乎曰多小不同多者不過百名
小者或十五或十餘云且一陣造兕如槽而缺其一面云必欲冒
而攻城也　上曰渠何能詳知耶瑩曰延安之賊倭用此兕矣
昨聞伊賊載木而去覆於去夜有攻城之舉而過了南門下
洞亦多屯聚遮塞城路云矣　上曰卿其出去速為分給甲衣
凡事須趂速為之景曾曰汎器遠軍官亦速成給戰帖即
日出送　上曰依為之城中虛実則切勿煩及恐為賊兵所獲
也瑩曰勝戰之事則及之無妨　上曰亦不必及之也賊若見之
則必以為勤王兵不至故誇張如是云矣以言語教送可也瑩
曰留都大將処亦通其意如何　上曰宜送帥府可也景曾曰
言于兕遠而轉往帥府則似便矣　上曰聞都城只遺老弱

云兇遠獨何能爲元帥耶可速招也景曾曰伊賊必有厥國傳通之事設伏西路捕其間使事傳令于平安兵使元帥等処如何　上曰其事則不緊家急若來擬事也金壽翼請　對景曾曰龍山有火氣者三日必我國人盜其倉穀而焚之也壽翼曰臣以摘奸事巡城則南隣金家西風之所衝軍卒不得堪不可不急造假家而計無所出小臣別無所掌無補於國事而有奴子三四名隨來請率而出去教諭居民借其假家撤毀以上城給假家如何　上曰只造於其処似爲不便矣景曾曰其処當風最寒而壽翼之力能造成欲許假家乎　上曰比他処家寒乎若倍寒則先爲之亦可而軍情必以爲不均矣壽翼曰城中人家多有虚閒開諭主人載上構給似好矣景曾曰勒令毀之則必有惡心不可不善爲之也　上曰然矣十分開諭使無民怨

督戰御史林墰請 對啓曰昨見賊兵設伏臣等出射砲手爲
疑兵還入而今日見之則賊尚在其処散則甚少矣大槩各官營
軍兵以不點火之火藥放於不點火之鳥銃以此決難用戰必
放出盛銃之藥更入新藥使銃内淨然後可以應變請試爲
夜操節次因放真藥 上曰其言是矣然若失放砲雖挾權
宜分排無使砲手有不立処可也大槩當初分排甚爲不均必
使砲射並立砲手放砲藏藥之暇射手發矢射之可也如使
砲射不爲並立而偏排於一処則甚不可也即使都體察使入來
亦欲爲夜操矣墰曰夜操雖好鳥銃内塵鬱則宜於晝而不
宜於夜矣 上命招朴灌入來墰曰大砲雖可猝辦則蒺鉄家
要而亦無打造之路乎 上曰倉卒恐難造也墰曰雖使小造使
埋要路則甚好矣且昨日放料空石姑給軍卒蓊絶之後更爲

取来無妨也 上謂潢曰體府欲爲夜操矣聞此御史言夜操
則藏藥之時不能使銃内精治云其言亦善欲爲晝操閲於
體府可也前日巡城時見砲手射手雜置偏排於一処此事亦
如何墰曰其処亦肰守對曰城之形止或有宜射処或有宜放処
故如是分排而臣姑令雜立矣潢曰軍兵各有其哨變擾甚難
也墰曰游兵家要得力未知其数幾何潢曰南城則太多東門
西門則盡排京砲手此屬最爲精兵無可疑者北城則排御
營軍此屬比鄉兵雖優而不及京砲之精南城之軍可以推移
而諸將各不肯捨矣昨日則不爲捕賊故軍情頗爲欠今日亭
曙放其軍出戰矣臣登城上望見賊屯雖多而数則甚小処々
設屯夜則移宿其勢夜則不可擊而晝則可知形勢請爲晝
擊 上曰依爲之甫其出去間於体府謂墰曰今夜倍塞軍

兵何以経過對曰今夜頗聞軍士戲謔辞以此見之似不爲
太苦矣今夜作羹饋軍如何夜半之後則寒辞徹骨除食
料煮粥以饋軍兵在所不已似聞城中醬則多儲云矣 上曰
一番饋之可也亨吉曰軍兵守堞爲日已久誠雖不衰筋力必
觧墠曰呂州童子爲其兄負粮而来還去之際爲賊所獲
二日逃還言賊當夜則脫衣熟睡不知人事云矣吏曹叅判
鄭蘊請對 啓曰小臣有病尚未一對凡所區劃各有主者
無復可陳而只欲一望 天顔而出矣大槩城中將士無不欲
戰此正恢復之大期也曠日持久鋭氣或怠則甚可慮也何
不縱兵出戰穿開一隅使三南消息得以相通耶忠清之兵
迄未上来而尚無形影臣聞外人之言則閭閻皆以和事恃
而不動云前日蠟書亦難保其得達何不逐日送人以促之

耶 上曰已爲出送而未知得達否也蘊曰此則小臣亦以知之今請更欲送人耳緣軍律不嚴都元帥尚不赴援不可不用法施律今若置之則國無恢復之望矣 上曰國事至此尚復何言蘊曰小臣前不云乎講和之說誤國家至此請自今以後堅定聖志勿爲妄試所撓一二零賊設或砲殺何益於勝敗哉請命大將大舉出戰古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欲使兵不血刃而殲賊不亦難乎請夬用明斷勿使悠泛 上曰善

朴潢以体府言入 啓曰夜採事非特爲藥銃而請也晝則砲拜不壯賊若以砲手不多云則甚爲可慮不得已當爲夜放矣且射砲偏立事名其大將必有所見而今承 下敎當更問申飭矣 上曰朕不可有不立砲手之謀也潢以無銃對 上曰此地亦有摠使所造銃矣潢曰連三次放則費藥甚多今三

次放之如何　上曰分運放之則砲聲不壯大將等各爲應砲
一時齊放可也　體察使親上將柵爲之崔荇曰對峰之賊已
爲木柵云不可不急擊而臣人微言淺不能見用請出千餘兵擊
其大陣使守柵之賊敗散如何　上曰今方議之矣荇曰對峰
之賊不可不先擊斫稚松多枝者爲鹿峰狀載馬齊首並驅前
進使許多砲手從其後進而放砲如何　上不答荇更請曰犒
軍之後請出擊大陣　上不答金瑬請　對瑬曰今日欲與諸大
將爲約束而當平晝似無憂慮請聚一処設定約束　上曰依
爲之瑬曰李時白所偵探人來言賊　獻陵見之則只有避乱
人搆土室而在云矣　上曰似是虛語也瑬曰渠言見獲於伏
兵則所謂伏兵皆是我國人問其所以則答以避乱隱伏則
不勝飢餓出爲賊役渠諭令速爲逃去云矣大槩伊賊自城

内出去者則不禁自外入者則阻之而還路見之則賊兵皆宿我
國人獨坐烹肉而食之且賊多造蒭人佩筒箇騎之於牛馬而
本兵則甚小伏兵人亦言若有數十兵則不難殺賊云矣 上曰
昨日何時出去乎曰夜出晨敀矣渠往 獻陵近処則有胡人
載六十餘駄而來皆使我人牽馬潜問之皆是廣州人而為其
妻子不能脫走矣云 上曰夜則不能放砲云奈何曰雖於夜
則賊亦散在不爲合屯今日當試于諸將 上曰善爲之廣敬曰
夜則砲手不得着望未能放矣瑩曰自募者皆可送也以昨日
見之則不労而獲賊矣臣請退去試之 上曰依爲之申景禛
具宏入 對亦陳昨日出陣形勢 上頷之因問曰有病之人臨
此大事何以支過景禛等曰臣等若無疾矣昨見我軍捕賊
如良狗之逐蹇兎略無畏色可以有爲矣景禛曰軍兵賞賊

事今方擧行矣其中曾有筮仕者何以爲之 上曰曾有筮仕
者吏爲盡送給守門將帖可也李溟請 對啓曰昨承傳
敎募人則已數三百送于李曙釜昌亦爲募聚今日犒軍後
當爲分送居長則無可用處使之拾石儲聚於各堞矣且賊
若犯城則三稜杖最好故毁氷庫家多造稜杖矣 上曰卿
善思之矣稜杖甚好矣其頭便於觸賊可也溟曰大炬則無
兕具可爲而不可無夜察故臣造炬十餘柄矣 上曰若値雨
雪則軍兕亦無庇處不可不造假家昨日御史造得十餘間
軍士甚悅云此事着力擧行溟曰臣已送氷庫蓋草使爲
假家雖未遍給想必間間造成矣 上曰然則已爲之乎曰
不敢遍造畧爲庇處從蓋茨之多寡矣 上曰卿須善爲
料理仍問長湍府使被擄事何以知之曰昨日軍官來

言府使爲賊所擄使之養馬云亦非虛語也 上曰拾石事何処爲之乎曰臣親審可以受敵而未拾石処先爲積聚矣各官下人飢餒有日不忌督役而猶且盡力爲役誠爲可幸馬草最爲艱難夜間亦放出砲手使之捍後收入城外儲草可以支過而諸將不許城内蒭草之以飼馬者人皆募取爲樵不收今日方送各官人使之刈取矣 上曰此最爲切迫之事也 溟曰太僕兵曹都監軍兵所恃者在馬若不喂養則甚可慮也 上曰金戒男陞遷溟曰明日請得砲手捍後而出南門外取入紫草 上曰依爲之 溟曰設使刈取其數無幾而此外則更無他策矣且所造蒭人其炬當分於四營乎 上曰炬子三稜杖則分給各營蒭人則乘夜送于体府使立於險阻処 溟曰釜鼎亦當言于体府擇其無処而分

送于　上曰亦言于体府擇其無処而給之溟曰　獻陵軍兵之
說亦爲不的云甚可悪也　上曰不知也李時白軍官來言云而
何可必耶若有忠臣義士豈不入來乎溟曰外方豈無一個忠
義之士耶必和事誤之而不來矣亨吉曰若見有旨孰不動念
乎溟曰臣意此賊必決其一隅然後事可爲矣當事者雖以等
待外援爲辞臣以爲各援未至賊援先到則何以爲之昨見賊
兵馳突以進及聞砲聲還走不及若出精銳鼓噪而賊必驚
駭一隅可開人雖曰危臣則以爲不危也亨吉曰爲日已久矣若
過今日軍士尤疲溟曰以此地利又得人和豈可阻抑士氣只
任凍餒耶願得不許其氣一摧則事無可爲矣仍進曰明日
城外芟草時開城門出砲手事取稟　上曰言于体府羅萬
甲入來　啓曰朝者自　上教以出戰人親臨犒饋故已爲俱

辦矣今若体臣更爲分付送于城堞云何以爲之 上曰賊迫
城下故改分付速爲送之兩司請對大司諫金槃執義蔡
裕後掌令李厚源正言趙壽益槃曰和事之不可成明矣
而聞馬賊之來使重臣出接云極爲駭異何可與彼更爲
酬酢乎 上曰其言是矣而彼既來要故欲爲試問耳大
槩兵事使在其中只探其情不爲見欺則是亦一道也槃曰
大凡和事必我勢稍強然後可以得成守此孤城事勢已
急而欲爲要和則豈不難哉 上曰然矣在我之勢必有難
犯者然後和事可成槃曰交鋒一戰勝勢在我然後可以爲
和不然則徒解軍心而已裕後曰大司憲金壽賢以病不得
入而兩司之意同然矣槃曰曠日持久賊援稍至則無復可
爲我援雖未及至不可不出萬死而一戰也賊兵少却移駐江

都則雖或爲和未爲不可坐此要和無是理也裕後曰此時雖
曰跟雖忝爲臺諫而兼帶体府從事趍蹌於政院虧損
体面既甚而且有最難事　廟堂之論雖有拂意者而方爲
從事〻多掣肘請遞臣臺諫之職　上曰此時之官豈有体
面規矩兼察可也　午時上出御大廳犒軍自分出戰軍也使承旨李
景曾諭軍兵曰爾等爲國忘身血誠討賊予甚嘉之因
親問將官姓名爲誰對曰臣名李政翼也　上命將官則給
盤　上問景曾曰此爲南城軍卒乎對曰扶　輦砲手及体
府所兵也犒軍既畢　上使景曾更諭曰更加盡力討賊立
功且火繩常時則勿爲燃火云則雖辦矣使之一拜而出且
親教之曰山城倉卒未得鎮物犒饋不能如情汝等其知
之督戰御史金益熙入來　啓曰賊收其伏兵及西南北屯

軍向慶安而去必爲遮絶南兵也勤王之兵未易與賊憤而出其不意以鉄騎攻之則必未免潰散之患請自城中出兵挾擊使賊兵分力 上命招体臣行遠 啓曰想江原忠清兩道軍兵上來攻賊爲此合兵以去耳城中事機無失於緩今日則不可無一舉措也 上曰具宏亦如此言之矣 益熙曰深溝高壘以待援兵者其計甚迂矣我援來時賊援亦來也

上謂瑬曰賊向慶安云欲何爲乎對曰必其意欲遮南兵也 上曰此時出兵擊之如何 瑬曰欲於明日出擊矣 上曰何可失事乎 瑬曰只二千餘騎下去云將何爲乎不須慮也 上曰朝者内官言由東門而去者亦多云雖少出兵擊之此時不可失也 瑬曰然則軍雖不多試爲出擊 上曰已有團束軍兵即刻出擊傳令可也 瑬曰只令具宏軍出去乎 上曰令右

盡出可也申時兵判李聖就入來 啓曰体臣親承 上敎方令
兩处出兵矣日勢已暮而軍未得食賊之形勢時未詳知不須遠
出只令近处抄擊如何 上曰不可遠出也聖就曰日勢若早則
遠出何難潢曰雖早何可遠出乎今日出門外亦出兵而賊聚
入書院村云想必有忌憚而然也此去慶安亦不遠姑爲偵探
明日擊之如何 上曰兵家之事相議爲之可也欲擊而還停
者亦兵家之事也 上問聖就曰侍衛武士等無闲者乎對曰
其数不多矣 上曰侍衛何閑盡爲出用可也聖就曰武兼有
闕則以各处軍官及無屬處武士塡差矣 金蓋國李景稷
出接胡差後入來 蓋國曰胡差所言已令備郎先爲入達矣集
言中間多有閒言故倭等更來和事之不成若必以請 東
殿之事激之也 鄙謹曰妻雖憎不可終棄豈可以此終至相

激或送　王子或送之次亦無妨臣等以　傳敎答之使送
朴蘭英則渠等答曰此人從前誤爲傳語以致乖張故留
之耳當往見十王而回報云大槩渠等意似欲爲和矣　上
曰詐也千万勿信　蓋國曰聞賊兵朝向利峴慶安而去其
意似恐徵兵之來也　景稷曰望月峰也賊亦盡向慶安只
遺牛馬而人數則零星云矣　上曰渠自初侮我其意誠在
於和必不降前語而猝然降二層爲請可知其詐也　蓋國曰
或者徵兵入來而渠兵孤弱故如是爲請耶　上曰其術本来
如此從前緩我而賣我矣　景稷曰從城上懸索而下去則亦
爲賊人所覘故開暗門出去而渠亦不敢前矣　上曰皆賊兵
耶曰一人是義州校生之被虜爲達者渠見臣而先言之矣
上曰向何処去乎其意必欲近擊也　蓋國曰趂此空陣之時

擊其一処似好矣景曾曰今日則日勢已暮矣景稷曰自外
來者士夫婢子亦爲將達而由此而出者雖勇夫不能偵探
極其壯也賊在城底而未由探知外方勤兵未有一人倡起寧
有如此之時乎 上曰我國人不能偵探深可嗇嗇景稷曰尹
煌之奴自京而來言江原道九郡軍兵已到車踰嶺云而亦
何可信乎 上曰今日入來乎曰今日入來而渠言其五人偕來
一人則見殺四人入來云矣李景奭婢子亦爲入來而此地則無
人出去誠可悶也 上曰沈器成亦不敢出矣薑國曰沈器
遠爲都巡察而十八日戌時尚未離北清門云須未可知也近地
守令之未入山城者若募將軍兵処処應火則雖未助勢亦愈
於不爲而尚未聞焉深可歎也 上曰和之一字誤之耳兜遠亦
爲和事所惑而如此矣渠等言朴蘭英等終不可送乎曰渠

等以爲不善於傳語故不爲還送云矣 上曰以此見之可知其兵小也若如前日則其爲誇張亦當送之矣 蕫國曰添兵若來則事機漸難和若不成則請速決戰退出沈悅上疏大槩兵交使在其中請勿遽絶往來以存苗脈事入啓督戰御史鄭雷卿趙絅請 對雷卿曰臣等分守東南最爲受敵之地曾已上達願撥砲手而既不得請軍士分堞者皆是無將鄉兵最爲虛劣哨官亦爲甚遠昨日請于体府則以李楹定將送之而亦未經事添兵雖不可得請撥經事將帥 上曰今日賊勢如何雷卿曰今日與我兵交鋒於望月峙越邊相望稍遠不能知賊兵見死者幾名矣珩曰賊馳突進來者三十餘騎我軍放砲則賊太半步歸更爲馳進而中丸而退方與相持矣 上曰我軍雖城幾何

若為賊所圍則何以為之雷卿曰若為見圍則城上砲手可以
及救矣術曰有紅旗之將立於山上似為應援矣雷卿曰東門
洞下大軍結陣周行越邊而不近城底其意極凶而城甲地
平寂宜受敵即者兵判李聖兆往見其勢亦以為危欲為
加築此則甚适也臣在西絡曾聞此賊攻城時必仰射城上乘
虛而入故布帳最好云 上曰体府方為布帳先取用之將帥
則予未知其可合人亦问于体府雷卿曰地雷砲甚好矣如不
可得則用空匱埋於城外賊必疑惑而不敢前矣昨日聞有蒭
人之命當城上近賊処高聳問蒭人之制軍機之不密如此今後
賊必認真人為蒭人矣 上曰城外平易処幾何曰幾至二馬場
上曰其廣幾何曰三四間之廣如此平易処城不高築甚可恨也
上曰排卒則多甚矣雷卿曰諸將在將台不為預見故誤達耳

軍兵豈有多排之理乎 上曰諸將何不領信地耶雷卿曰小
臣雖屢〻言之人微不聽矣南陽始則大將駐在坡晃具軍
兵領宗小臣於昨日親往園請則大將送李廓着當廓亦
深以為憂言于大將肰後始請于体府送李益矣珩曰如此
平易処賊切不近来極可恠雷卿曰布帳自 上為之乎 上曰
乎非為之体府為之矣東門則不排京砲手守雷卿曰申景
禛守其越邊矣 上曰如是虛踈則甚可慮也諸將當一体
守之何以分彼此耶雷卿曰自 上特令定將如李益庸劣者
摠之如何 上曰將官亦已皆排無有餘者云矣雷卿曰李益
着甚為迷劣見李成翼出戰中箭亾肰識笑如此而可以為
將乎景曾曰留都大將狀 啓持来人速為出送 上招朴
潢〻已往將始景曾請招兵判 上從之大司諫金槃請

對啓曰似聞沈悅上疏陳和事軍情尤爲駭惑請下其疏焚
之於軍士所見處沈悅請遠竄政院捧入亦爲駭愕請承旨
推考　上曰不用其言而已何必至於罪乎槃曰請下其疏臣
欲見之　上曰其疏亦非欲從事於和而不爲戰守也槃
曰近來多有可論之事而倉卒未遑矣此疏則所關極重
請速焚之　上曰何必焚之不用而已槃曰其人雖不加罪只
疏則不可不焚也雷卿臣今始聞之果爲駭愕臺諫已爲
請罪不可不焚其疏也昨日伊賊請和於南門而自　上送
重臣以接之將士之輩無不解体若聞沈悅之疏則尤必
爲駭也槃曰不得請則臣不退矣性本頹靡平生未嘗與
人爭詰而此事則關係非輕請速焚之　上曰不下其疏則
人或有不知者若爲焚之則徒播人耳目矣槃曰不可不焚

也 上曰焚之亦何難當依爲之槃曰沈悅亦不可不罪也
上曰此時何可防言諸子彼言者亦各陳所見而已景曾
問雷卿曰將官〻散已去乎曰不見也 上曰何以如此耶
景曾曰昨日已爲成貼送于体府送與不送非政院所知
也大槩軍兵死亡誠非細事而各其大將瞞朕不知臣等
先聞而問之朕後始爲報知不可曉也雷卿曰諸將既不
得出城外則亦無由詳知矣且聞毀撤閭家爲城廓云當
風拙寒南城爲最請先爲造給景曾曰金壽益率其奴
子親自借撤欲爲渠軍蓋覆矣有何遍給之力景曾謂
命撤曰不招兵判乎曰內官出去矣 上曰史官更往招来
撤出招聖祚以入 上謂聖祚曰卿今日親往巡城云未知
形勢如何曰自南隅臺至東二百餘步許城里地平可容

數十騎成列突入欲添送砲手而無得処不得已具宏所率
扶輦砲手九名加送而諸堞砲手方欲間々除送矣其前
有寺攻毁樓板爲戈而亦不可恃也此処最緊而當初不爲
嚴備深可慮也景曾曰鄭雷卿等來言李益庸劳欲易
以他將矣聖求曰李益爲人臣宗不知自体府宜送矣當宜
他將以送也景曾又言布帳事聖求曰布帳造作不易善
放砲手等各給三疋二疋則裹頭一疋則掩背如此則矢不
得徹云矣 上曰如此則何以容身乎聖求曰不是堅重之
物李廓曾在平安道已見其效云矣景曾曰布帳雖不可
遍給其処造給如何聖求曰寺僧爲作寺聚木綿三同當
貸出以造而倉卒無緣恐難造帳也 上曰當自此造給
勿爲歇後処之聖求曰何敢歇後不敢預知故如此耳

上曰其処比南陽站如何聖述曰此処尤雖矣扶輦砲手已
盡令排手若加出十餘名則足以守之矣景會曰沈悦
劄子請焚事已允下矣速下其劄 上親為搜出更覽後
下其疏招中景禎軍官李箕男問合戰形止朴潢李時
楷請 對 上問時楷以戰事顛末曰今日殺賊幾何時楷
曰軍卒則云廿餘見殺以臣目見十一人見殺矣因陳賊陣
形勢曰甲兵百騎今路上来終日相戰而我軍一時放砲更
不見賊之出入想必多死矣潢曰鳥銃藏藥必已無氣故今
欲放之而李曙以為其收尚多頗為可惜不須虛放云矣
上曰所藏之藥無乃無氣耶潢曰還出改搗則可以用之不
必虛放也時楷曰對峰可以奪據而兵小力不及可問都監
自願軍已為出戰矣御營軍已為給銀則似當一体擧行

上曰都監銀子給之可也　上謂滿曰藏銃火藥若可還出以換則甚好矣滿曰觸之火箭則放之似可　上曰依爲之時楷曰廣州火藥已爲色吏偸竊焰硝半不及都監之藥　上曰虛放可惜時楷曰渠等爭功放之不可止矣景曾言速爲査切之意　上曰有衆所共知二中者速給及第可也　上謂景曾曰明日又爲分醬時楷曰醬則姑有餘者而軍兵無備餽姑遲無妨　上謂景曾曰明日犒軍可以爲之乎對曰未知酒熟否也時楷曰自頓軍士其數甚多排堞似小故不得出戰矣景曾曰晝則出戰夜則排堞何妨之有時楷若出戰者夜則休息矣　上曰勿爲多出時楷曰望月峰則勢不少出也覘今日之合戰則軍卒輩履危险如平地蓋已習於戰矣景曾曰今日陰城將官使之輪回來　肅拜時楷

曰不可並來當令一人相通 肅拜矣近覘我國並得地利人
和若合援軍上來則賊不足破也因 稟曰大將有銀兩則
可自軍中分給耶 上曰當自此送之矣時楷曰雖些少人
情以內賜爲榮請自內給之 上曰言于体府送銀兩給
之可也景曾曰閑良則除禁軍如何 上曰初頭則一体
施賞此後試爲之可也景曾曰閑良則當除禁軍使其
將名書功之上下及級名以送爲也安大仁及朴俊則 命除
職如何 上曰試于大將趁明早啓知 上謂時楷曰自募
軍若多則其処真戰場也對曰誠合戰地軍小不敢生意
矣 上曰十分慎之我軍若多死則甚不可也時楷曰家聞
若賊処、設伏壓近城下將不得樵採也 上曰此則必逐之
以通樵路也時楷曰都監御營两軍之間以楊州軍士排立

鄕兵極庸是可慮也但地勢則危險矣此賊之意欲爲遮路耶
欲爲進迫耶自昨聚兵於峯上十馬則盡聚於北門未知其意
也欲爲夜擊送人探知若五十人結屯則十人在陣四十人爲伏兵
云決難夜擊矣李景曾曰李纘祚被擄不屈故灸火而殺之
矣時楷曰道路文書不通誠爲悶悶退出

丙子十二月二十二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否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否曰知道兵曹 啓曰都摠府兵曹在法相
避而今日事勢異於常時勿論相避以 扈從人推移換差
何如 傳曰依 啓 傳于李景曾曰出戰領將安大仁等五
品戰除授殺二級以上人金武臣等及第殺一級人安貴生
等除軍官出戰人黃愛兒等除宗戰出戰人柳先立等各

給銀子三兩殺馬人金弘立等各給銀子六兩事言于軍功
廳 傳于李景曾曰水原哨官訓鍊判官金繼男椎殺其牛
犒賞軍兵極爲可嘉陞戰事言吏兵曹　啓曰侍衛虛踈
武臣無宣傳官落後之代爲先口傳差出如何　傳曰允都
摠府啓曰副摠管閔馨男老病不能仕進李稷守禦廳
協守不得兼察請並改差其代以無故人員當日內口傳
差出何如　傳曰依啓司僕寺　啓曰前因本寺草記後運
御營軍十七名領來色吏隊長等並以其銀論賞事　傳教
矣員來人則各二兩木二疋領來人則各一兩分給之意敢　啓
傳曰依　啓賞給之物似爲畧少還都後加磨鍊給之備邊司
啓曰北道督戰御史狀　啓內城內避乱人及無屬丁壯似難
覔得至於各司下人中察任一二人外許救抽出士大夫廝卒奴子

受料記相考除帶率一名外有餘披者亦皆抽出令送於元軍
稀踈処使之守堞宜當敎 啓 傳曰依 啓又 啓摠戎使具
宏啓請可堪將領人兵曹已爲揀送十二人矣此外閑散禁軍
中無可用之人不得加送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姜碩爲軍
器寺副正傳于李景曾曰守堞軍士中御營軍尤甚無食餓
云令京圻監司斯速覓給其他軍士亦令覓給朴潢請 對啓
曰小臣連日上城詳望賊勢可易破也但所難者軍兵等名異
其將有掣肘之勢耳都監御營軍砲手自募者幾至五百以此
五百足以當賊自 上親臨將帥督戰則殲賊不難矣軍情日
激無事不成矣昨見賊兵誘致甚易且其屯處雖多而多處不
滿三千山勢險阻賊失長技我軍万無敗衂之理軍兵皆有父
母妻子而不知死生故人懷急怒咸願一戰臣意則此時不可

失也 上曰朕矣承旨之意如何景曾曰外意亦皆如此不踏
危地終無有成五百名軍兵出入有甚難事伏願斷自 聖衷
銳意急擊且 畝陵之兵又應大箭云必是忠淸之兵也李義
培願得士卒心可與彼勢相應請速出五百名一戰決之瀷曰
士夫輩猶不和協無同舟之勢深可痛也入此孤城賊薄城下而
軍情無畏此宗天也天可失乎 上曰昨日体臣亦言之矣何以
更無処置耶瀷曰体臣亦當料理矣不可不斷自 聖衷也定
送斬退將且定候望軍一邊着望一邊遏賊則賊必窮蹙為
掃可期翌曉出兵尤為便好而軍兵達夜凍甚不能運其手
足故不敢出矣 上曰東北中形勢何如最好乎瀷曰東門外山谷稠
疊不便於着望北門外則形地危險而無遮眼処最宜用兵
也景曾曰宣傳官等每一更定四人合巡矣今日宣傳官來

言水原哨官金戎男適持牛而來今夜烹熟饋軍軍情感悅
云極為可尚其人曾已拜職今不可不別為論賞矣　上曰極
為可嘉所當褒奬考其本職可也仍問曰今日當犒饋乎
曰已為具辦矣　上曰趂早為之　上招金瑬教曰日寒寒如此
過時已久卿之籌畫將安出乎對曰久欲出擊而以無援故
不敢生意矣今則忠清之兵似已來到而時未得通定約束
耳　上曰昨日何處應火耶曰李時白送人言於彼曰若是
忠清之兵則當擧火三柄汝亦應火三柄云矣果如是言則明
是忠清兵上來也時白所送若使直從則未明當來而使之仍
探全羅軍兵故不應耳大槩以日計之當必上來且今事勢已
急外援雖未及來不可不擧大事欲從西門出兵矣　上曰必
欲從西門出兵若何也瑬曰東北也賊便於相聚我軍大擧

出擊西賊而從東出門又若耀兵則渠等不能相救可易破也方欲定將送之也 上曰使各門皆出兵而形勢好處則大出兵擊之可也瑬曰都監御營各其大將選將以送矣 上曰予當親臨將壇督戰矣瑬曰幸甚 上曰昨日戰士賞銀何不趂時分給耶今日送于大將處使之分給如何瑬曰謹當依敎 上曰何處最爲形便耶予欲觀大陣合戰矣瑬曰西北門間有便於觀望處矣 上曰忠清兵上來之說予未信也我國之人豈有忠勇如此者乎瑬曰忠清一道之兵幾至滿万寧有不赴之理 上招金蓋國曰犒饋事何以爲之酒肉已具乎對曰已具而或恐不足使之加備矣仍請曰當饋於何處乎上曰各營則分送戰士則予欲親臨犒饋矣景曾曰日氣甚寒今日則不必親臨也 上曰今日欲爲決戰也瑬曰兵事不

可輕姑待明日如何　上曰日氣甚寒相持已久今日當欲決
戰耳景曾曰自募軍亦爲招致　親臨犒饋如何　上曰善乎
出坐大門當親饋之矣　蓋國曰排堞之軍卒不可一時招來使之
分二運來饋如何　上曰依爲之　蓋國曰飮食甚不豐腆可
恨今晩亦煑粥以饋矣　景曾曰豐腆何關只示德意而已
上曰然則合戰事以明日爲之乎　瑩曰當敎于諸將　上曰何
如是緩緩耶有同一局角觝不可不急爲之明日則不可失也瑩
曰以昨日見之則不爲勤勞坐而中賊　敵非難也景曾曰李義
培軍中亦有五百精砲若自城中備示形便使示殺賊之甚易
則似好矣瑩曰他日事迹不可不精練砲兵也　上曰勿爲後日
之計姑爲急時之擧可也且各營亦諭犒軍時相替來饋之
意酒食亦須溫煖無令冷寒蓋國曰布帳或有或無以三

同本方爲造帳矣景曾曰具宏陣則方爲造作云壅曰頭胭
褁綿足當甲胄此亦似好矣董國曰昨日由此門至李時白所
守处着望城外則賊兵雖環城屯聚而其數零星以此計之
城外周回不滿六七十里設使一里屯百名猶不滿万矣　上曰不
滿三千矣董國曰臣觀昨日之戰小々放兵小々捕殺雖足以
激士氣不可以了大事臣意令三路一大戰以决勝負則以敵
其屯聚也如是持久將復何爲　上曰今日形勢復如何卿
料事明敏必有所見矣董國曰伊賊猝迫城下不易知其
不易而猶且侵々之者其計極凶渠之初計雖不已甚而持久至
此必有傳通添兵之舉不可不趂速决戰破之於未添兵前也從
使出千兵而或有不利亦何大損益於守城哉臣之愚意一面
不可不開也景曾曰挾攀砲手等昨日請出戰當使屬于南

門將乎　上曰依爲之蓋國曰僧人或在行伍間所見甚不似矣
僧人善於餉人請屬於羅萬甲使任饋餉之事　上曰事至於此
更無善策乎相持屢日軍卒已疲何以爲之且曰此城無山脊
通路處乎蓋國曰東連於利峴小臣前已屢請奪拠者蓋欲
開路也西路將官備捕賊使之往來者則甚好而未知何以規
畫也　上曰私褻之事大誤事機恐其恃和而不爲措処也蓋
國曰和之一字靡爛百姓矣　上曰舉國之人皆醉於和沈恍稍
爲有識昨日上劄亦不知和事之不成矣　上歎曰豈無一策耶
景曾曰天意則助矣蓋國曰趂其未添兵而擊是一策也豈
曰無策　上曰明日亡数如何蓋國曰兵家亦有擇日之說矣何
可一從術数耶　上曰古亦有甲子日之說矣蓋國曰近日小戰
軍士則頗出而將帥則無一人出征亦不可知也

丙子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傳于李景曾曰戰士所得之物雖微細之物即給其戰士事大將處各別申飭舉行都体察使　啓曰備邊司　啓辭以督戰御史狀　啓各司下人士大夫奴子抽出分送于元軍稀踈處使之守堞事　答曰依　啓事傳教矣各司下人則各有使喚之事餘數不少士大夫奴子則以別業給軍捨石上城事連有役事皆非閑遊之人而守堞之事不須擇用有器械練習之人不可以赤手空拳間於軍伍之中以致臨急指揮驚動之患此公事勿施宜當敎　啓　傳曰抄出添送不爲無益更爲参酌處之兵批金光炫爲副摠管李景嚴爲副摠管金汝溫爲訓錬正呉達濟李煃爲副司果金

壓李碩祚柳德涵李幼達姜德聚陳弘左李澈趙尚瑀鄧
忠直列應文爲武兼宣傳官許啓 啓曰昨日出戰時慶尚
道出身金以立稱名人出戰西門逢箭被傷而不至重傷体府
饋以酒食置之溫处救療矣 傳曰知道 政院 啓曰明日
乃 聖節也方在搶攘中雖不備禮拱扈從百官行望 闕
禮之意敢 啓 傳曰依啓 傳于李景曾曰守堞分督事
已爲畢給耶回 啓曰三处則盡分從既爲復命而李厚源所
分处時未復 命矣 傳曰李厚源所分处何至今未分耶回
啓曰其処之軍家多於他处未及復 命云矣 傳曰知道羅萬
甲 啓曰犒軍之需昨承 下敎已爲備設而今日出戰之軍
將至投午而待其還犒饋則日勢必暮雖日暮亦當爲之乎
敢 稟 傳曰備設以待若早還則今日爲之暮故則明日

爲之可也 傳于崔蓍曰內用紙地絶乏言于体府若干張使之覓入以出戰斬馘人李秋男賞格事 傳于李景曾曰此賞格依事目爲之乎自願爲之乎問 啓 回啓內問于軍功廳則從自願施行矣 傳曰知道午時引見鄭基廣李敬輿入侍同副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李晳記事官俞㯙鄭基廣啓曰昨日殺賊之人斬二級者皆給及第領將則除五品戰殺賊者則皆給銀兩矣今日殺賊者有或四或五者此則當何以処之所謂射賊者則在於疑似之間此則亦何以処之依昨日例五品戰除授乎必有事目而後可以無煩瀆之歎矣 上曰所謂射賊者無所依拠力戰例外更無他矣且殺賊之数甚多一人所殺豈至於此多乎鄭基廣曰單記中亦以此 啓達而未有事目以此爲難也 上曰領將則次次陞賞如何若加二級

則無乃濫乎李景曾曰及第則不可不許也鄭基廣曰閑良與否文書中不爲懸錄而兼司僕中亦有出身者何以知其閑良與否乎 上曰出身則亦在其中矣李敬輿曰賞功之事必思可繼之道無使失信亦無濫賞之患可也倉卒之中事目不能復備故初頭施賞似爲過濫矣依此爲之射殺則宜以多少施賞而必定事目無煩瀆之患也 上曰招兵判來李聖求入來李敬輿曰經三品者斬一級宜陞堂上而六品者亦陞堂上則似無等級也李景曾曰此則過濫矣 上曰軍功施賞皆不分明須講定善爲之李聖求曰若以首級而施賞則似易而以殺賊施賞甚難矣許多發射不知何人必射殺乎然初頭不可不施賞若以眞僞有所區別似乖激勸之擧矣鄭基廣李敬輿曰殺賊二人者皆給及

等而如有射殺四五若宜以何賞施之乎　上曰二三則及第而四五則除職似可矣李聖求曰一戰而得四五者似難矣李敬輿曰如有殺十餘者則又何以施賞乎　上曰五級以上除職其餘良人則賜及第似可矣李聖求曰雖曰四五而無分明之跡不無誇張者矣鄭基廣曰昨日則領將輩亦除五品今則何以爲之　上曰始雖如此今後則次〻陞賞可也李景曾曰不無間隔矣　上曰以其初頭故如是矣豈可無〻如此乎李景曾曰殺賊共出戰有異亦不可無賞也　上曰依他施賞可也李聖求曰軍人等無畏怖之心雖見人之死傷而爭先出戰此可奬也　上曰何處軍兵死之耶李聖求曰守禦御營軍三人死之云矣李景曾曰宣傳官趙光琱壯士也今日出戰遇二賊而殺其一云此則朝官也不爲虛誕之言渠亦被箭而

不重傷其戰跡拠此可知也 上曰宜施陞遷之賞也夕 上親臨
中大廳犒饋出戰軍士等 上下教曰爾等為國力戰而山城無
物力不能稱意犒饋可愧之甚爾等終始出戰以立大功則
當以重賞施之一爵而罷金瑬請 對啓曰軍兵達夜寒凍
矣當於日後犒饋出戰而四營各出砲手二百射手二百或以五
十名定將或以百名定將矣今日雖有風而問之士卒則不至飛
藥云且昨日申景禛所出軍大戰矣 上曰守堞之軍另加撫
恤可也瑬曰竊聞者城中芻草莖支今日矣江原道九郡兵先到
車越嶺今日尹煌之奴逢見而來車越之距平邱十里矣景曾
曰扶輦哨官李參等出去亦殺四賊還奪被虜人四名而來矣
瑬曰軍兵輕賊臣之陣下昨有迎戰之賊而我兵以鳥銃打殺
矣且況晃遠軍官李順民者今日出去而亦不得達已為還來

矣 上曰兇成亦不得出耶 瑬曰不出矣 上曰自外來者皆入來
入來既易而出去獨難者何也 瑬曰然矣偵探及傳 命者皆
似虛偽欲爲逃去則自募傳 令而既出之後更不還來請自
今除非父母妻子在此者不許出送 上曰然矣依爲之 景曾曰
有趙光佑者亦每願出戰矣 瑬曰不特此人人皆願戰矣 上
曰徒然坐此畢竟何爲 瑬曰今日合戰後探知大將在處往
擊之似好外援迄可 上來而尚無形影誠爲渴悶 西路將官
若上來則一國精兵皆萃於此賊人之再度請和雖似瞞我而
以詐度之或者當初渠甚易我故發此雖從之言而今已勢窮
故實情欲和也 朴蘭英等不爲出送似是恐我知其虛實也 景
曾曰京城則無賊云矣 上曰此時之言何可取信 瑬言尹煌奴
子入來事 上曰尹煌來此乎 景曾曰初一入來矣 沈器成來到闕

門外以不得出去之意入 啓 上曰既不得出則凡奇無緣相通
渠可盡悶塗曰將始多有可爲之事小臣請出 上曰愼爲之
塗曰出軍後則雖可指揮此外凡事敢不謹愼退出已時
上親臨督戰從北門內至西城而還申時李暘請對 上曰
今日出戰形止如何暘曰今日体臣命出四百名而自願者甚
多放出六百名三处合戰我軍之被殺者四人中箭者二十三人
而殺賊則甚多矣 上曰四处分戰何处最爲著穼耶暘曰連
珠峯之戰最爲善戰三奪險而三失之矣當賊兵之衝突也一
時齊放則可以盡殲而丸藥已盡未免退却肰而合戰三处賊
之死傷者無窮且右司把摠洪順性之合戰处則奪拠賊陣
盡獲賊物賊兵曳尸而敀血流成川云矣肰四处合戰我人亦
多被傷有李廷賢者最爲壯士而爲賊所射中肩幾死有

趙陽者挾鉤逆賊奪而入來矣　上曰壯士也聞其名久矣今
果肰也其人不可活耶見其創処則箭入沒羽生活似難矣
吳英發者昨拜宣　傳官而今日亦先發柳秀林者亦前方
戶也潛入賊戈下挾鉤殺賊戈下聳身殺賊諸兵賴以破賊
云此人不可不重賞也臣昨日言於体臣曰合戰之時賊若迎
進則破之甚易而若或引去則其勢極難今日果肰持載
下物佯爲退北要引我軍臣戒令據險勿爲下去賊即爲
還來逆戰大緊步馬之形既不相同其陣則不可入矣連珠
峰下昨日出戰而不得有功今日亦送其処則賊收衆多而
地形不好若早齊進以大砲相戰則可以克之矣　上曰善賜
曰軍兵餒甚故臣有農牛二首今日分給左右司把摠使之
犒軍矣奴兵雖強我軍亦無敵直擣戈下如乘虛地豈彼

無忌憚哉　上曰朕曙曰每昨中箭者昨日竟死小臣之兵前後
四戰而死者五人垂死者二人每昨中箭之人臨死猶不絶慷慨之言
眞壯士也聞其人連殺二賊臨殺三賊而遇箭云矣　上曰如此人
詳細置簿恤其子孫可也曙曰今日合戰有守禦使軍官忘
其名而連射四賊遇箭致傷本庁查功時未及來而渠之同
類無不言之矣　上曰犒軍何時爲之乎曙曰才聞有犒軍之
命將官等欲入來矣朕許多軍兵將何物力可以盡饋乎
上曰只欲饋自募者耳曙曰臣軍則非自募也抄各哨而出送
所謂自募者只扶華砲手別監及左右相之奴七名而已　上曰
朕則雖可盡犒也曙曰十五哨中每哨除出三十名使之出征矣
上曰今日已暮矣明日爲之曙曰外援不來深可悶也　上曰今
日合戰賊之被殺者大略幾何曙曰軍卒則以爲被殺者一百

二十餘賊而以臣目覩亦不下五十餘賊矣 上笑曰豈至若是多乎 暘曰三処則臣宗目覩一処則元斗杓目覩賊之死者宗不下五十人通前後計之則表々目覩者少不下百名矣昨日之戰被擄女人亦爲還奪以來矣且此賊必有去向処不爲迎後亡軍則豈向南方不肰城外留屯豈若是略小哉 上曰元數不多矣行遠曰若無後軍則此賊不足畏也 暘曰臣所以連日出戰者渠來我應則我疲矣我去渠應則渠困矣此爲先發制人之計也渠素以朝鮮固爲恇怯而今番則人無不力戰渠亦豈無畏憚哉東車不可不造若造二十車則可以用之京圻監司処問之如何 上曰依爲之 暘曰忠清兵使則臣妹夫故欲某条通諭日々送人而終不得達矣 行遠曰李秋男者以 上教賞之則辭曰我是私奴若賞上典則

榮矣而當身則不関云其志可嘉矣 上謂暘曰賊曳尸以走
時卿亦見之乎曰俯臨而詳見之矣 上曰伊賊之迎進者我
之幸也不爲迎進則無可爲矣暘曰渠之軍法退去則有律
故必爲上來矣聞其將帥在処則張大遮日以我國之衾爲
帳而居云矣暘曰戰事似當持久軍物不可不備也 上曰
霊放甚多火藥恐難繼也暘曰一戰放砲不過二十餘次有
何関甚京中多有火藥而未及持來埋置於北青門外事
分付留都大將想已処置矣此処火藥已擣者萬斤未擣者
八千餘斤而石硫黄無可得処是可悶也大槩今日軍卒頗
有歡樂之心矣 上曰深可喜也暘曰今日適値南風日氣
甚煖良幸退出申時末 上出御正堂親自犒軍將官則
命 賜盤 上使承旨李景曾措告慰奬如昨日酉時督

戰御史李厚源請對 啓曰今日風勢頗好日氣溫煖天
意有若助順臣與具宏同守望見我軍追賊如狗逐兎渠
等言斬賊十四中馬三匹云矣大槩對峰胡兵詳細計之則其
數不過一百十四名李廓所見三處屯賊多不過三四十名云若得
彼子周立前面如立我而戰則可以殲盡此奴而本營之軍不
可獨戰若於明日通五營出兵五百則一擧而可盡殲矣 上
曰形勢好乎曰甚好 上曰言于体府

丙子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在南漢山城有望 闕禮擧動政院 啓曰今日望闕禮
王世子當參而儀註中有難端節次而 王世子方在心服中何
以爲之令禮官議大臣急速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禮曹 啓
曰議大臣則領左相以爲今日乃 國忌故自前已爲定奪不

爲舞蹈宜當云右相以爲自 上舞蹈之時 王世子立於位
不爲舞蹈宜當云大臣意如此敢 啓 傳曰領左相議施
行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傳于李景曾曰体察使軍官任夢得當
此艱危之時穿過賊陣入來城中殊極可嘉相當職 除
授漢興寺僧人希安進白紙四十束山蔬眞菁各一石
傳曰紙則送于備邊司菜物則分給王子大臣駙馬處
傳于李景曾曰主簿朴翰男都揔都事 除授兵曹 啓
曰內三廳武士自願出戰分送城上者甚多宿衛虛踈武
臣薦宣 傳官十員加出口傳塡差使之推移侍衛宜當
敢 啓 傳曰依啓御營廳 啓曰本營軍兵前後出戰逢
箭者多至三十餘人而身死者五人先登壯士重傷幾至死

域者二人傷憍無他軍士等死傷者則隨後姓名成冊備邊
司移送矣武士中戰死者金鳴達恤典舉行子孫録用宜
當病重將士武士李廷賢金後吉等為先除戰以爲未死
前蒙恩之地如何 傳曰允 開元寺僧人浩悅進蜜三斗御
營庁 啓曰本庁砲手三百名射手一百名馬隊五十名等今
日平明一半由北門出一半由連珠峯暗門出北門所出之兵
則戰於東门外左右而左邊峯下設防牌所屯之賊射砲中
殺幾至五十餘名右邊路下所殺之賊亦云八九名連珠峯
暗门所出之兵則戰於同峯東西山枝所殺賊又至五十餘名
云以戰卒輩所言計之四処所殺已過百數而渠等乘勝誇
張之說雖不可准信防牌所設相戰之処則血流滿地餘賊
不多共在後屯賊一時退北我兵進擊賊栅戰卒之言似不虛

矣查切　啓達不可少緩而許多軍兵爭言中殺倉卒之
際決難明覈故從容詳查後錄計而斬級及戰場所得胡
戰一百四介胡弓四張釼一柄弓帒筒箇一部甲胄一部羊皮
衣一領等物移送体府全枚防牌四連木防牌三留用於軍
中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備邊司　啓曰督戰御史吳達
濟李烓時無戰名依他例口　傳付軍職何如　傳曰依啓弘
文館校理金壽益兵曹佐郎南老星　啓曰自將台至玉井
寺山水口鳥銃擿奸則楊根精抄軍希福不藏藥天男不
入丸砥平右哨軍金大秋高戎民鳥銃無藥耳精抄軍金
戎男破鳥銃右哨軍車永進無藥介福不入丸矣　傳曰依
他例治罪御營厅　啓曰山城外來屯之賊大小並五処而今日
食後爲始稍〻退屯自松栅相距一馬場外似是誘我下城

之詐而即今所見與昨有變故緣由敢 達傳曰知道都体
察使 啓曰以府草記士大夫奴子抽出使之守堞事 傳曰
抄出添送不爲無益更爲參酌處之事 傳教矣依 教抄
出壯丁名擬望伏分送諸營廳何如 傳曰依啓吏批趙
光翊爲軍資監主簿朝 上臨親中大廳犒饋出戰軍
上曰此何軍耶李景曾曰体府自願軍也 上下教曰爾知
爲國力戰而山城無物力犒饋亦不得稱情可愧之深爾等
終始力戰以成大功則當以重賞報之李景曾 啓曰都
監砲手四百餘名亦當一時犒饋而賊方見形於望月坮
故不得招來何以爲之 上曰輸送以饋何如對曰守城之
軍非特都監軍士均是軍兵而或饋或否事甚非便似
難送饋矣 上曰然則分運以饋何如犒畢 上下教如前

砲手張立伏地請曰所持鳥銃不好聞差備内官多持好銃云
姑爲援用待平以還何如 上曰前所有好品既皆援給今則
無之云矣尹之元伏地 上問曰何事乎尹之元對曰每以些少
軍出戰而又無將領故皆不肯力戰若合諸軍一処擊之則可
勝矣 上曰明日當出軍矣 上命尹之元進來階 上問曰有
之忠誠慷慨予極嘉尚矣仍謂景曾此人宜將給軍使之出
戰何如言于体府給軍宜將冝矣午後雨下如注 上引見朴
潢朴潢曰李義培処傳令持來矣 上曰試言其大志可矣
上謂承旨李景曾曰凍雨如此何以爲之乎李景曾曰雨勢如
此罔極 上曰安有如此罔極事乎予欲露立而禱之李景曾曰
若使下雪不猶愈於雨乎 上曰寧雪則何幸凍雨若此軍民
將盡斃罔極李景曾曰自外欲遣重臣祈晴臣當出外分

付也　上曰予欲露禱也李景曾曰然則當設祭物乎　上曰
焚香祝天外更何爲乎　上率東宮及承旨史官露禱後苑
焚香四拜祝曰入此孤城所恃者天而凍雨忽下將沾死亡
之一身死無所惜百官萬姓何辜乎天少賜開霽活我万民
仍伏地痛泣且泣且禱至于赤裳衣服沾濕達体猶泣禱不
已承旨等進伏請起　上猶伏地泣禱不已金瑬等自外入來
懇請暫退而　上猶不從ㄷ官侍衛者無不泣下沾襟金瑬
等進攀　御衣請起移時　上始起四拜而退涕交兩頤觀者
嗚咽仍遣重臣祈晴于城隍　上御極外藉草而坐招朴潢
謂曰何以庇軍士乎穀物出置庫中以其空石庇軍何如朴潢
曰出送穀所儲空石及士夫月乃或簑衣方爲料理矣　上曰
速出督促露禱後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露禱

後 上不入殿内処於楹外藉藁席而坐仍爲痛泣都承旨鄭廣敬左承旨崔葕右承旨李行遠右副承旨韓亨吉同副承旨李景曽入請曰當此危急之時 玉候若又未寧則臣民將何以所恃乎伏願勿爲過慮入内調攝也 上曰爲此入來乎廣敬對曰既沾凍雨久処冷地臣等不勝憂悶敢來陳達 上曰守城軍卒無所依庇雖処殿屋豈安於心乎憂悶同極而及爲此擧豈至於生病乎勿爲憂慮可也崔葕曰城上之軍以松爲蔽而各爲之所矣 上曰四城之軍皆有所蔽障乎鄭廣敬曰城西之軍無所蓋障而其他則皆有所庇矣崔葕曰久處冷地恐傷 玉体甚悶、 上曰予當入処爲遂退出同日曉 上行望闕禮 聖節也除舞蹈忠清兵使処賫持体府傳令僧人與体府軍官往夢得入來言忠清兵使本月十九日領兵上來入

保竹山仁城等待湖嶺軍馬不爲前進云夢得以私事往江陵
聞變上來云自 上招 夢得全州人也自言以体府軍官在鄕爲推奴往江陵本月十四日聞變馳到原州
見監司則尙在客舍不爲前進軍官亦不聚集渠言大駕播越未知所向而公受一道委寄之任不爲勤王方且安坐大廈重茵而
処厚味而食獨安於心乎云則趙廷虎始離客舍移坐鄕廳射堂而無意前進故不勝忿惋脫身來赴云云自 上招時亦以此言啓
達而其言穿鑿破漏別無可信之言也 金墍曰卿之軍官入來誠爲可貴墍曰渠
以小臣軍官能解文字春間曾非罪除下而今則聞變尋來矣
上曰肰則尤貴也忠清兵使上來云可嘉墍曰兵使率四千兵
而來云其餘則想監司領來也 上曰此後則聲勢稍强良
爲可幸墍曰忠清兵使之逗留不進者亦必不識賊勢而肰也
上曰其計亦未爲不可輕進見撓則甚誤事機矣再昨賊兵之
向外去者亦必爲此也墍曰今日欲募死士出送于忠清兵使處
告以師期及抄賊形勢耳景曾曰昨日來傳亦送于都元帥

処何如澄曰亦當送之矣　上曰使之入來則亦好而若或不爲善
処中路見挫則甚可惧也澄曰聞忠清兵方待慶尚兵之云想
難次入來矣明日會擊望月峰之賊城内庫板盡取作戈如東
東狀而擊之則似好矣　上曰李廓言東門外賊亦可易擊云
如何澄曰亦可擊之也景曽曰李廓以爲易可知其無足畏也
上曰李廓爲人如是庸劣耶澄曰李廓頗有怵惕矣仍曰昨
日李時白之軍發怒爭先不計地勢軍官先於砲手一人爲賊所
斬而去中箭者亦多而不至重傷云矣　上曰爲賊所斬乎曰肽
矣景曽問澄曰大監親見李廓而問之乎澄曰李厚淳言之
矣　上曰招李廓親問之可也澄曰賊在谷中我軍若立戈循
山而下則擊之甚易矣　上曰戈不須多若造十五六則可以爲之
矣澄曰元帥所領軍最精倘得入城與此軍無異而恐卒遇

見挫也 上曰其僧速送可也 塗曰小臣軍官朴善男者家為壯士屢度募戰欲與此僧偕送耳城中蒭盡方殺馬而食之誠為可悶賊若不多而受困如此耶 上曰伊賊亦等待援兵也 塗曰往還瀋陽其勢不易矣 上曰在義州越邊者亦多矣且戈子令各營造之則無兒具 上曰各營尤無手足決難造得昨日李曙亦欲使監司造之矣 塗曰然則匠人責於監司材木則取各寺樓板而造之可也 今日此賊亦更來言和出送武士仍探其王子所在処如何 此圍中不知賊之形勢一邊緩之而急出攻之亦一策也 上曰賊則不緩而我墮術中決不可為也 景曾曰渠使似當更來也 上曰渠使若來則可以為之不可自我先送人也 仍曰其賊甚小矣 塗曰除其伏兵則各陣皆不滿三十名所謂伏兵亦甚零星云 今日忠清兵

使狀 啓持來人到門外落淚云矣 上曰無乃見捉於伏兵耶瑬曰逢着伏兵而驚散云矣 上曰當今上策莫趂其援兵來到而急擊之可也瑬曰我之援兵來到近地則聲勢尤好且必持討賊器具矣 上曰予意則援兵不必近迫卒遇見挫亦甚可慮也景曾曰竹山則太遠使之駐近肢後可以相倚矣瑬曰江原道軍兵冣爲精銳若使進住於檢丹山則甚幸矣 上曰卿其出去分付各處及都元帥處傳令速爲成送可也瑬曰都元帥處曾送立功自效之文字矣今當更諭之也景曾曰各陣戰亡人不即馳報者何也瑬曰未遑也景曾曰戰亡人已多矣 贈職及子孫錄用事何以爲之 上問金瑬〻曰 贈職則以武官職仕 啓下除主簿末職似可 上曰子息有役者免役無役者錄用事書於官教之末端贈

戦化生者之賞加一等可也退出朝 上御正堂犒軍问曰
此何処軍兵耶景曽曰京圻東伍之自募者也守禦使軍
官安有龍者請曰臣之一家在於廣州故郡為公為私欲為
一戦願得砲手決陣討賊臣遍前後三度扈従者也 上曰甬
屡度扈従且願出戦忠誠可嘉當設手体府而処之也仍使
景曽播告如昨 上曰比来軍士幾名耶景曽曰三百餘名
云而未知的数 上问萬甲曰軍士更有當犒者乎曰今日當犒
二千二百名矣 上曰非此之问也門外無来者乎曰姑無景曽曰
来到門外者百餘名而以領将未及来故不得入矣 上曰速
招領将景曽曰雖無領将先饋之如何 上曰依為之犒畢
有金士豪者請曰出戦之時將官則却立城下不為前進只
督諸軍以此万無殺賊之理請自中抽出領將 上使景曽

諭之曰言于汝將午時崔珩請對 啓曰自募軍兵曾已犒
饋矣似聞守堞之卒皆以一体犒饋知之而日氣甚寒疲
困已极聞管餉使之言則掃庫米亦四石云並此而釀二西石
則可以均饋請令管餉使次知一体犒饋如何 上曰好則好
矣物無之矣珩曰請招管餉使設之且今下雨不可不犒也 上
招李廓曰聞卿昨往南門外賊之形勢如何曰小臣登高望見
賊兵多小則不能詳知而申時載卜物校子而來者百餘馱矣
上曰賊数幾何曰菫五十矣賊在山乎在平地乎曰屯村里中分
三家而處矣 上曰討賊形勢如何曰不須論形勢可以速擊
也 上曰何以如此云云耶廓曰賊薄城外二兵雖待而方爲攻
城之児械不可不擊破其謀也 上曰戰場形勢如何曰形勢
亦好漢曰渠在平地我兵分山而圍則形勢甚好矣景曽曰

胡王子在其処乎廓曰王子則越一山而在矣兇械則造之於
其処云　上曰何以知之廓曰爲薪雜遮之而丁丁之聲聞於
外矣　上曰此門外賊其数不多矣瀵曰南門則甚多云廓曰
伊賊望見我兵輒爲逃走以此攻之不易乎　上曰何以如此耶
廓曰昨日有騎白馬着紅甲之賊衝突而来我軍砲殺之必
是賊將也其後上来者一百三十餘騎而見砲則輒走我軍已
習於戰視賊甚軽矣　上曰副將以下當各出奇謀何以則可
却賊耶曰儒生雖解事不如武將矣雖在遠方討賊尚不可不
盡其心況置　君父於孤城之中何敢不竭其誠力耶目今和
事已不可成所當勉者惟戰之一事而已南门外賊其数頗多
而臣所領砲手之中善放者不過二十名若加得善放砲手三百
餘名緣山而下逐其賊焚其兇則事可爲也　上曰所謂兇

者何物也廓曰攻城之械也小臣管下候望者見賊吹喇叭分二路而向京城云矣 上曰向何之耶廓曰必聞軍官之來也東大門賊盡爲急往遠地着望不知其数而行色甚似怯迫且自其邊吹喇叭而諸軍一時並下云小臣不勝憤惋請得精砲数百迹今明不計利鈍欲決一戰耳 上曰我勢不重若無奇謀好機則不可動也潚曰伊賊甚畏夜擊云 上曰更爲出往察見形勢廓曰臣於昨日已詳見之矣 上曰東门外形勢便乎廓曰勝於南门矣 上曰伊賊向何処去乎廓曰奔走顛倒而往云潚曰在我無慑賊之事矣賊以理勢思之渠之深入亦已失計矣無乃撤還乎 上笑曰寧有是理景曾曰將卒之欲戰如此而三百軍兵拋給不難請從廓言如何潚曰今日則昨日戰罷軍士疲勞不可爲也景曾曰然則明日決戰

如何潢曰臣意則四門出兵似誤若專攻一処則四面分散
之賊何暇同聚乎廓曰雖肰四門不可不各亦出兵之擧也
上曰此時不報國恩何時可立功乎盡心爲之廓曰臣受恩
已多恒切死報之心到此地頭敢有愛身之念潢曰 上意必
欲得奇計肰後擊之矣廓曰臣亦言于將帥曰此賊方造兇
械凶謀叵測不可不擊且其形勢不得並驅我兵三百成行
列立賊兵多至而攻殺益好矣景曾曰廓世受 國恩万無
惜死逗留之理請於明日依其言願使之出戰 上曰此人素
多計力朝已言于体府矣往與相議擊之可也景曾曰朴潢
在此請 命同出與之議處 上謂潢曰此地之僧多在而無人
統領云其中定將一人當出使偵候時使其主將差定如何
潢曰僧人等不堪使喚之役諸處責應因有紀極有僧名真

一若次知其事云矣 上曰給揔攝帖使之主管廓曰軍不要
多而得可用者然後可以成功自募者雖多不如京砲手御
營軍之精矣 上曰出共体府議爲之廓退出 上曰李廓在
喪乎景曾曰其母新死矣 上曰廓雖有勇力而志或怯則
可慮也問景曾曰承旨請對城上之卒欲一体犒饋物力可
及乎景曾曰若釀二十餘石則可以遍饋臣亦在外共之相議
或饋或否實爲未安而一石之米亦且關重當共管餉使議之
也金槃請對 啓曰坐此圍中已經一旬而賊兵四集等待其
援設使三道軍兵上來不足當數百之騎凡戰殺死相當亦
未爲敗衄臣意請出各色軍兵一共大陣相戰設使賊兵百死
而我兵千亡不可不開通一路奉 車駕入江都而諸將之輩過
爲慎重似聞李廓請戰而大將沮止云此何爲乎 上曰兵家

之事何可軽試諸將亦豈無意思耶槃曰到此地頭何可爲
萬全計也若入江都則雖爲萬全之計可也坐此孤城留時因
日甚不可也蓊曰自外入來者頗多而自内出去者絶無沈罷
遠軍官亦尚未出去云深可悶也諸道宗爲和事所誤故忠
清兵亦到竹山而不進云不可不募人催赴也景曾曰募人出
送事朝已分付矣牙兵中亦有勇怯李義培送二名而持狀
啓者不得入持文書者入來矣 上曰肢矣犒饋事試爲之賊多
向京中云欲爲何事耶景曾曰傳聞不足取信而似聞都元
帥來到水原京城若空則必爲入據故爲此向京耶 上曰元帥
豈入京城設使不入京城賊必爲此而向京去也昨日向慶安去
者非是爲遮截忠清道之軍兵也耶 上謂景曾曰見李廓
聽其言語似欠勇敢之氣未知如何景曾曰雖欠勇敢渠

既輕賊想賊勢無可畏也 上曰若不勇敢何能有成凡戰必膽氣
而後可以有爲也城中軍卒若多則可以多出一戰而苦之守堞每
〻小出可歎景曾曰晝則似無迫城之患排堞之卒放戰何妨
其中願戰者亦多云矣槃曰聞李曙軍官甚多而不爲登城
体府軍官亦皆閑坐云勞逸不同甚爲未安 上曰豈有不爲
登城之理槃曰軍情素多猜均是軍士而大將軍官則安坐而
食諸軍獨爲勤勞豈無不均之歎乎景曾曰臣請出與管餉
使議之退出金藎國朴潢請對 啓曰臣與李廓議于体府
則今日亦可擧事而適値逆風欲於明日出戰矣 上曰李廓
足以任之乎藎國曰聞廓言則距賊留所在五里許有伏兵故
廓輕此賊而欲戰矣臣之愚見近來諸処小〻所獲豈足以了
大事聞有賊五百餘騎抵向並橋近処云此則必爲迎擊西兵

也臣意除出守堞軍数千名直擣酋營則事可爲也渠若請
添兵於其國則援兵之來只隔二三日矣渠若通於其國曰君
王方入小山城則渠必踴躍而來矣且忠清之兵雖來不足爲倚
重設若在道而遇賊則亦不無潰散之患今日不戰明日不戰
使賊兵大至則何以爲之　上曰其言是矣而兵力不足奈何蓋
國曰歷觀城上多有不緊處如此之處不必守也一萬守堞三千
出戰則可以破虜營李廓所言乃是伏兵也　上曰奴營則雖
可擊也卿既親見其幾数幾何蓋國曰以臣所見其数甚小
牛馬之外堇数三百矣　上曰豈至如許之小乎蓋國曰宗爲不
多若使萬千臣豈不知以日計之添兵當至臣竊悶焉　上曰
肤矣如是遲留者必等待援兵也欲破穿一隅如何景曾曰聞
軍官之言其数不多矣漢曰臣意昨日出兵時欲專攻一隅以

通命脉而必合各出者未晓其意也諸將之以為四門出兵則不
能首尾相應者其計甚誤役使專攻一隅奚暇來聚相救哉
蓋國曰四門不可不示形勢而一隅專攻計之得也昨日之戰自
上亦親見之矣其效果多乎將帥則不為出去只合軍兵出
戰使坐作進退各任其意如是而可以有為乎臣意不可不
一大戰也 上曰我軍皆步兵恐不當鐵騎之馳突也瀳曰分
為二三運前砲才放後砲繼放則雖鐵騎將何為乎蓋國曰
臣子分義當聞難即赴而李義培來到竹山等待兩南軍兵
今兩南軍兵豈可易至人臣分義掃地盡矣極為駭愕且犒軍
事 命下矣物力甚薄無可出處欲分米合與醬匙分給各營
且給馬匹使之屠肉作羹可也萬餘軍兵雖可遍犒也瀳曰李
義培亦恇怯不得上來請送人喻以此地形勢使之引來如何

体府軍官朴翰男頴壯士曾經訓鍊主簿陞拜都摠都事往告形勢似可 上曰如此則好矣但何以上來耶若或潰散則甚可慮也灙曰渠亦送八十名爲先鋒云必已知形勢而若中路遇賊則恐不無此患也 上曰今則渠在山城似無危事若出而遇賊則甚可慮也灙曰雖肤豈可使坐空城耶 上曰依爲之必須善爲指揮

丙子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世子宫問 安答曰知道兵曹 啓曰摠戎使移文内自兵曹定送禁軍等於城堞晝夜守直勤苦無異將官依他論賞俾無獨賢之歎云依守城將官例次〻陞遷何如 傳曰允 禮曹 啓曰温祚定都於此歴年最多必有其神古人行師駐

軍必祭其地之神今者　大駕臨駐城隍祀典既已擧行致祭温
祚似當並行敢　稟　傳曰依　啓都体察使　啓曰城中蒭艸
已盡而現存馬匹不知其數二日之後將盡飢斃而瘦瘠既甚
則又將爲棄物不如急先屠剪以饋將士之爲愈合後書約以
事定後各給価本收捧處置何如　傳曰依　啓西言趙壽
益　啓曰孤城被圍已過十餘日諸道勤　王之師不容一刻
暫緩而公忠兵使李義培來住竹山趑趄不前逗留不進之
狀極爲痛心所當依軍律處斷而姑先　下諭使之急速進
兵以爲立功自效之地　答曰依　啓都体察使　啓曰臣從事
官蔡裕後　啓下之後移拜執義從事官所當改差以存
台閣体面而察任已久事務亦多勢難頻煩遞易在前從
事官有臺諫改遞之例今則何以爲之敢　稟　傳曰使之

兼察許啓　啓曰城上軍被傷者率來閭家救療事
傳教矣被傷之軍重傷者則不多而被傷之人甚爲煩悶
思欲飲酒問于醫官則飲酒不可云故饋以菉豆粥矣　傳
曰知道盡心救療管餉使羅萬甲　啓曰堞軍令給空石事
傳教矣收拾如干空石藏置而日氣清明若預爲令給則必籍
坐盡弊徐觀日勢以爲令給如何　傳曰觀日勢令給可也
午時　上親臨大廳犒饋出戰軍士政院玉堂藥房百官
問安答曰知道朴潢引見　上問昨日空石令給戰何曰莫〻
令排四營軍士賴以無傷矣景曾曰摘奸宣傳官來言沾
者亦半而重衣者不沾裡衣云今日風日亦溫良可幸也　上曰
豈有不沾裡衣之理乎潢曰小臣亦往見之全溫者無之矣　上
曰昨日出送戰人傳令戰處乎潢曰欲送朴翰男而僧人三名

自願出戰矣昏登曲城望見有烟火処自我烟火則即滅之
否我軍也　上曰若是我軍則何以滅火耶漢曰見我應火
以滅之耳景曾曰昨日入來僧慶雲若寂爲詳密渠言登
高望見賊數甚少三十里外則賊兵不到云其僧且有意
氣者也宣　傳官趙珩李信儉等相値於龍仁與之偕來卒
遇賊兵失其所騎馬此僧能與同來宣　傳官等力盡不及
留其上佐使之率來云矣　上曰其僧善矣江都消息亦因渠
而得聞耳景曾謂漢曰今日更無舉措耶漢曰今日則凍濕
之軍形勢不便景曾曰日氣尚溫今後何不出兵耶漢曰欲
穿北門外賊矣西營下屯賊夜間甚喧聒意有犯城之舉
而且念意在犯城則必不喧聒矣終果無事經過矣　上曰
外援已來自此可以出兵何用等待如此乎漢曰待日氣暑

煦欲使出擊矣 上曰專攻一隅穿通道路可也從四門小〻
出兵有同兒戲矣潢曰李廓言南門外賊攻之甚易云欲
先攻此処矣 上曰李廓似無謀矣潢曰雖肢且有勇敢之才
矣 上曰援兵已集自此先擊使賊兵有所畏而我援增其
氣也何用留時引日坐而待盡耶潢曰伊賊犯兵家之所忌
甚多而我軍不知父母妻子之消息人懷必死之志願為一戰
攻之似易矣景曾曰當初誤聞人民恃和不動矣昨聞僧言
則皆已避亂云矣潢曰謀夫孔多合出多門頃者胡差之來
當為酬酢仍知王子所在処而圖之則亦是將計之一機関而
遽加斥絶尚不知王子在処深為可恨而論議甚激不敢發口
可悶 上曰此意則已言之矣潢曰古人有詐降而探賊者
兵家機謀不拘常事而我國之人不習於此可悶 上曰沈晛

成亦未得出去豈可責於他人耶景曾曰日氣似當温煖速
令炊食出兵如何　上曰十分慎爲之謂景曾曰傳人三名已出去
乎曰已令出去僧人習於山勢可保得達退出已時四大將引見
上曰今夜軍卒何以經過景稹曰堇以木枝蔽身而過矣時白曰
腰下則盡濕具宏曰幸無凍死者時白曰屡日凍寒更被沾濕
無人不病可悶　上曰守堞軍家無依庇云何以如此耶時白曰
倉卒不得斧斤亦無營將收不及爲之矣　上曰雖借於村家豈
有不得斧斤之理乎斗杓曰昨日所蔽亦已燒火燎衣矣　上曰所
庇之木不可撤燒爲渠留置雖不得燒有何肢乎斗杓曰所幸
者四壁無一人凍死者耳　上曰猶有寒戰將死者云矣卿等皆以
病人何以堪過乎獨處温地何嘗不念軍士則常人也卿等素
養不如此危何以支過耶景曾曰小臣身病不遑念及自　上所

送空石即以分給軍卒矣斗杓曰体臣以 上意傳令望月岵
及南門外中欲爲出兵望月形勢則臣與景禎可以知之南門
形勢則具宏可以知之請與相議定 上曰卿等之意如何斗
杓曰望月形勢戰場不廣雖出兵四五百可以却賊而我兵未入
賊還守待他日援兵來集而擊之然後可爲吾有不然矣斗杓
曰山麓之賊則可以擊之而伊賊輒下平野誘引我軍城堞收
抄之兵不過千餘以每惜我軍之死恐有蹉跌之患不得下山
麓之外如此則終無決末矣 上曰然則何以爲之斗杓曰必待
外兵入援軍兵有餘然後可以出戰城堞之卒出送脫有蹉跌
甚爲可慮此賊俯瞰城中豈不知我收抄堞卒耶夜斫亦欲爲
之而賊兵不出結屯縱使出兵不過抄一伏兵而已大陣則無可
爲之事矣近日我兵少有所得者蓋緣得地之利也望月也賊

不難逆之而我軍才入彼則還擬別無益矣具宏曰南門外賊多
造薪帳我國人民擄在其中而賊數既多路險且遠以小兵當
之不易在我形勢甚不好矣　上曰山脊無可進之路乎曰山
勢峻急攀緣而上無可著手處矣斗杓曰賊王所在處從不得
大兵出擊若而探知則有一策焉聞賊夜睡甚熟云送李
曙別抄軍爲夜擊則或可有爲一邊通使于賊王處知其虛
實如何　上曰此言如何景禎曰必詳細知之然後可以有爲賊
王亦未必宿於其處矣時白曰賊王則不宿其處云矣仍陳
再昨出戰形勢曰伊賊神出鬼沒無一鎭定處引去大野松田
如魚之集我兵大戰而不爲出應盖其約束必如此也今者欲擊
東邊則未知賊更犯何處也小臣之軍無一可用者軍機大事
臣不敢知以臣愚見形勢既知如此矣所得小而不關於

大利害賊来則應之不来則休兵可也以達夜凍寒之軍兵
万無擔當之理而出送平野且有危道誠爲可悶之甚也
上曰如是而終何爲乎斗杓曰欲戰則勢如此持久則亦不可
臣未知何以則可也景禎曰以臣所見近来之所謂戰者有同
獵夫之山行也斗杓曰軍多則雖使物故相當不可不戰而以軍
小爲悶耳外報亦不得聞未知西路賊已絶耶諸將等抄捕間
使〻不得相通耶深可慮悶時白曰昨日初更末臣步往西門
書院頗有喧聲無乃渠等出外還集耶　上曰渠亦有畏
心矣斗杓曰渠等亦移陣入村家云矣昨夜哨官黄浩頗感
心臣以賊無此理鎮定耳時白曰援兵亦到則當下野一戰以
決死生而目今軍兵甚少誠爲可悶斗杓曰援兵若来則可以
戰矣景曾曰援兵何以入来乎斗杓曰雖不得入城結陣於近

処則亦足以助勢矣景曾曰揚州軍士立於都監御營之間而
如此等軍不足可為也斗杓曰臣所守城凡五百一堞砲四百而半
排半空誠極虛踈而何処請得添兵耶景禎曰不須閑談只
論明日出兵之事可也時白曰臣所守門外則馬軍足以衝突
其餘則皆是氷坂雖可着足出兵擊之甚難矣斗杓曰廣州
之民詳知山下形勢使之出去探知賊王所在処如何時白曰何
以探知乎景曾曰小出兵則以為無利大出兵則以為不可將
何為之具宏曰小出兵可以日日為之也　上曰南門外形勢若是
其難乎宏斗杓指陳形勢時白曰山頂伏兵可以潛擊矣斗
杓曰肱矣壁月峯南門中當合四壁大戰耶抑各出兵擊小
賊以待後援耶　上曰小小出擊有同兒戲故欲合壁大戰此
事誠難乎時白曰此則甚難矣景禎曰若擊壁峯奪拠則

甚好而我軍還入則復爲賊有矣景曾曰奪據則可以通路
乎曰可通矣時白曰臣意已陳之矣堅月對峰則軍卒雖傷
奪據則好矣景禎曰來此欄前何敢論軍士之傷不傷乎
爲將者只察其形勢而已時白曰南門外則乃是平地其餘則
皆峻急決雖用兵也具宏景曾曰南門外則非大戰之所一下
山底更無還路矣景禎曰賊王所在処送此地人知形勢者探知
何如景曾曰守禦軍皆此地人可以送之也　上曰此輩豈能探
知若不欲知當送使价可也景曾曰雖送使价既見之後更
移他処則何以知之朴蘭英尚不來耶宏曰不送蘭英見之可知
其軍小也時白曰覌其負柴爲圍真橽十人則我民幾五十人矣
上曰擇其形勢好処而出軍不好処小〻覌兵可也景曾曰送
武人爲使价探知賊王在処及虛實如何　上曰今日雨初晴似

爲有妨明可送之也景禛曰午後當送之豈可遅待乎退出
上曰無偵探無爲送使而新経雨雪形迹似拙是用爲難也景
曾曰渠必以我窮蹙而送使明日送使何如　上曰其有能善
爲察伺者乎景曾曰豈無其人退出已時未
曰今日送人于外処乎曰沈晛遠都元帥処各送僧人晛欣則時
未出去矣今日出兵事啟于体府定討對峰之賊四営各出一
百名並御營軍八百名欲先擊對峰次討南門外矣　上曰日
勢似更有雨徵何以爲之曰空石更有餘者欲加分給矣　上
曰依爲之且出去僧人每一人持枝処文字以往可也如此則一処
雖未達一処或可得達矣林𢢝請對　啓曰小臣細察軍情無
不欲戦又察賊形勢堅城之下無復可爲而孤軍深入勢難久
留渠於十七八九日已知我拒絶不無請援之挙宜爲速戦却之

而尚今無一舉措我之援兵來在三息之外而不爲進前想不知賊勢而然矣西路軍兵尚無息白湖嶺軍兵以日計之似未及來矣大槩列邑相將擁兵不進必須自内諭以切迫之狀而一送蠟書之後更無舉措役使之价相望亦云雖矣而後以義理責之夫義理者豈可責之於人之乎僧人等持蠟書往還者其功不小壬辰之乱有功僧人亦除堂上嘉善今雖不能如此特除八道都摠攝使之感動如何　上曰往還僧人不爲論賞乎景曾曰他僧皆以和事往來惟忠清道兵使処出往僧人還來而似聞其出去時已除都摠攝云矣　上曰招賫畫使且僧人還來後更加論賞可也揀曰軍情無不血誠欲戰而以無首級故有一人分明中賊殺馬而不得與於查功称冤於小臣矣景曾曰何陣軍耶曰李時白之軍也　上曰查功之事自有

大將何可人人爲之乎朴漢入來 上問曰出去僧人論賞乎曰出去時已除摠攝矣 上曰入來後當別有論賞也揀曰未除摠攝云漢曰然則必未受帖也 上曰此時賞罰不可不明穿過賊陣其功不細而無勸勉之擧則將何所爲乎漢曰昨日入來僧人請令復送此處僧人不多曾出者已五人云且沈晛成令日亦爲出去云矣 上曰何可必乎景曾曰聞慶尚監司沈演亦到可興云許完則臣宗不知而聞其衰老雖進沈演若進來則豈有爲矣揀曰此賊相對十日尚未知賊陣形勢廣州人民習知山下形勢諸大將等募人下送探知形勢而尚不擧行深可畫畫漢曰請出去送人乎沈晛遠及元帥處 上曰依爲之退出景曾曰犒軍人已爲聚來而此處狹窄當出 御大廳乎 上曰依爲之午時 上御大廳親自犒軍使景曾攜

告慰獎如昨日有尹之元若進曰四門出兵其数甚小而又將領使軍
兵各任其意請定送將帥一処合戰　上使之上階諭曰爾之忠勇
久而不衰予甚嘉之因　傳曰此人定將給軍事言于体府未時
李曙請對　上問軍兵何以堪過耶曰朝聞　傳教而臣於其時
作粥饗士收不及來矣昨日所達東戰事賊已移鎮今不可為之
也　上曰何以如此曙以指畫地而陳其形勢曰今則事機已
變不可為矣西門外賊五処結陣迫近城外作松柵不動此賊
若退更無可戰之処請選臣軍二百共之合戰別選勇敢欲為
夜擊耳北門外則自女墻至城底為一氷坂賊無着足之処近
來数日則可保無虞矣　上曰賊若為雲梯則何以為之曰城
底危險人不得並行而築城甚高渠何能犯乎若待後日軍
兵飢甚無力則無如之何矣此時來犯則我之福也但臣之所

憲若賊已下屯平地下擊則步馬異勢俯攻則九矢不及恐有
留時引月不通人跡之患是用爲悶望月峯近處之賊自今日
爲羅云堅賊當初視我如女子之房今則頗有畏心故如此也
禍迫肘腋不可不討明日觀戰勢欲爲夜擊矣景曾曰何必
待明日今日不可爲之乎曰軍士凍餒何可出戰乎凡軍戰還
當作粥饋之以示優待之意而今既不能賍覓給落幅紙十
張使之衣之矣江之越邊乭音必有我國軍兵來到也 上曰何
以知之曰臣昨日欲試火藥放於城上則越邊烽火且爲放砲
臣則耳聾而他人皆聞之云矣 上曰何不送人探知耶曰已爲募
人令欲出送耳沈器遠使之來鎮其處小臣軍官落後者亦使
之相應於此未知爲誰而必不出此二者也昨日傳慶雲者來言自
來人民始爲追捕零賊之計且聞此人來人復戶之說皆以爲

如此之功亦此有賞則我輩捕賊必有重賞相共約束云且念
城餉未盡之前爲無迫城雖支之理賊所以專力於望月峯
者所以絶三南之道路也且以我軍雖於仰攻攻也賊也処雖似
稍廣城底則甚隘當初築城時臣欲穿鑿而恐傷地脉只
削去二旁當中堇容二間許矣今當欲盡鑿耳　上曰爲日此
久何以爲之曰以堂〻帝都亦且五六月受圍縱使持久不必
動念故臣言於餉臣使之十分節用而軍情則少無惡言矣
景曾曰王子所在処人以爲當送人探知其意如何暻曰臣意
亦朕前者亦雖已擬義斥絶今則歲時已迫當送歲饌仍
諭之曰我則本無戦心而汝敢相厄至此今則當有一戦而歲
時相問禮也故茲送物饌云〻則似好矣大槩意在戦則懇
乞而驕其志乃是兵家之奇法虚〻実〻載在兵法矣且令

諭之曰汝若降等如丁卯年則吾當從之不然則有死而已云云似可矣左相出去時見其數不多云今若更送武人探知其勢亦一道也　上曰其言是矣渠來請我時既不送使則歲時存問之說似近矣曙曰胡人最以歲時爲重若送歲幣渠必喜之矣因及道山倭賊事　上賜酬酢仍曰恐渠不見欺而吾入渠之彀中也爲武將者專爲討賊之事而已曙曰臣非敢請和也欲試權謀耳必設此機關然後可以討賊也今者佯爲文書於管餉使曰城中之粟足支數月諸道軍兵亦令退住而加其軍号若爲持久之計則亦一機關也　上曰其言善矣彼賊信與不信中俱好矣卿何不與体察使議爲之耶文字中亦當曰粮足以支十朔諸道軍兵亦加軍号可也曙曰爲此文書密封佯落若爲見失者然使賊見之則甚有功也　上曰然則今番僧人出去時急爲之可也

暘曰沙峴以西消息切不得聞深可番〻臣欲送人于安州矣不
知賊後消息則應變之道亦爲甚疎豈不問哉 上曰平山人
已出往耶景曾曰昨日必往矣暘曰此地人習於山路故能出
去平安等道則人不知道故不得來耳 上曰卿無言張紳
矣其才果如何暘曰紳善將兵有將帥才使守江都則雖
未能大有爲布置必有撫百姓幹約之才矣今番元帥之不
來人以爲過臣意則元帥不可空手而來惟遂安郡守可
率而來其餘則無可將千兵者金自點獨何爲者哉智固
不敢望如洪戎男亦不可得誠爲可問昨日李秀林請陞
堂上之將如何此人則不下於洪戎男矣 上問景曾曰秀
林何如人也曰再昨之戰進於賊戈下拔釼擊賊者也暘陳
其進前斬賊之狀 上曰甚壯哉暘曰右司把摠洪有吉亦

有功矣 上曰李秀林前職何階曰前權管也景曾曰以規外故不陞堂上矣 上曰破規陞堂上定將專委可也暘曰李秀林中箭不知其數而以其裡着長衣表着短衣故中箭甚多而不至於死傷矣 上曰李秀林入送可也暘曰有吳英發者亦壯士也行伍之間無踰於兩人也 上曰如此等人先除守令則可以激發堂上則姑徐之可也暘曰李光春者築城儲穀其功甚多不可不賞 上曰李光春入來乎曰時未及入來矣景曾曰光春曾緣坐於夢鶴獄事之人而臣往北道時聞其請於築城來此聞之則其功果多也 上曰非緣坐也乃身犯者故不爲全釋矣今當有賞矣景曾曰李秀林吳英發使之招來乎 上曰依爲之退出 上招李秀林吳英發 敎之曰爾等討賊云極用可嘉秀林曰時事至此不計死生而已有何意氣而然乎 上曰將

相寧有種乎何以則可以討賊耶名陣謀策秀林曰欲小有爲
拠險鋪蒺鉄則先鋒之馬必蹶從以斬之欲大有爲送馬兵追
逐則屯聚之賊必散豈有不勝之理賊所以慢我者以丁卯以
後我軍望風即潰故也若斬其退者直爲突衝則不難破之矣
上曰汝等所見形勢如何英發曰賊見我軍必爲誘引若爲退
去則可以擊之而我軍必退却不前故任賊横行耳北門之戰臣
既擔當賊矢最易着望俟其矢盡足以大挫而後軍退立不
進則臣只率十名入其陣中還爲見却若得拒馬鏃排立以進
而分前後運放砲則可以殲賊矣　上曰賊數若小則砲手等
可以殺盡而何以不得盡殺耶英發曰以無統領故諸軍一時
齊放火砲盡爲虛發矣体府每加軫恤而累日凍寒士氣日
挫抑爲可慮　上曰如爾之人不多良可深歎　命賜之酒且曰

我國之人不慣與賊戰故無正將師汝等須爲正將師也討賊之
時必先登者爲勇猛若在後觀望而已則何足可取秀林曰
上恩罔極不知攸措雖得一級請願盡力所至景曾曰此屬
新入 御前惶恐不盡所懷矣臣在外聞其言語頗有理且有
膽氣與英發鄉人故不敢盡辭矣聞其前所獲賊甚多而其
時無給科規矩故不得及第帖請一体給科 上曰考見查功
而爲之景曾曰言於李曛給軍爲將如何 上曰依爲之秀林
眞壯士也英發似賊而有膽矣景曾曰秀林家勢將種而前
權管之外未得蒙賞必未及查功而然也 上曰查功之事不可
不趁卽爲之李秀林考其查功比他戰加一等除職

丙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在南漢山城 傳于崔蒔曰內用米三石入之 大殿政院玉

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都体察
使 啓曰守禦使所兵私奴徐欣男爲人伶俐壯勇晝則從軍
夜則間出偵探功勞極爲可嘉許令免賤之意敢 啓 傳
曰依 啓 傳于李景曾曰折衝金慶仁宗戚除授南陽營
將差下即爲出送御營廳 啓曰朝者有烟氣於廣津上灘
越邊金全山日黑後又爲爇火五処而渡迷倉後檢丹山北门
西邊曲墻家高処舉火應之則檢丹之火連續加爇橫亘六
七里火光照耀於遠山必是某道外援之兵故敢 啓 傳曰知
道吏批李百祿爲軍器判官兵批金慶仁爲僉知中樞府事
南陽營將李景曾 啓曰守禦使軍官金慶仁來言南陽所
屬十一邑軍兵將至三千餘名而營將趙循岭蒼黃未及領來
云而自願出去招聚領率而來故敢 啓傳曰引見未時 上

引見金慶仁入 侍承旨李景曾假注書李揩記事官俞檝
上問于李景曾曰此人誰人之軍官乎對曰守禦使軍官而
爲堂上云矣 上曰自願出去欲將率軍兵而來忠誠可嘉
何由得出率軍而來乎金慶仁對曰臣不知此处道路願
得一僧人率去如得出去則庶幾領率而來矣聞其軍人
屯於釜谷云若然則何難率來乎 上曰爾若領軍而來
則其功何言仍謂曰此人授營將而送之李景曾對曰營
將趙備玲十四日辭 朝後忽還來及率軍獨身入來云矣
上曰然則宜遞趙備玲此人除此任而送之可也 上謂金慶
仁曰爾若領軍而來則此時必有上賞矣 上謂李景曾曰
此人堂上云授宗戚兼營將而送之使建大功仍 命饋酒又
謂曰伏兵甚多何以得出乎慶仁對曰伏兵雖多冒死

亦欲出去也 上曰聞賊向曉則牢睡云此時厥或可出
矣金慶仁曰前營將趙脩齡盡率下人而來云今不可多
率而去臣只欲率一人而去也朴潢入 對曰奴營送牛酒事
大臣既已定奪出外相議則或以爲若送宰臣而彼若不
受則羞辱之甚也以前往大臣言私送於馬胡處語以欲送
王子処而不敢直送云爾則似或便當云未知如何 上曰此事
豈可狐疑乎李景曾曰雖以大臣言送之亦何妨乎 上
曰以大臣言送之无不近似渠每以恐喝爲事雖不受亦何
傷乎以朝廷言送之無妨矣內有銀瓶盒以此盛酒果而送
之仍爲饋遺如何朴潢對曰當以 下敎之意議廟堂我國
之事每患失機今日內預爲講定明朝送之何如 上曰人
皆以爲急而明日則似太早矣李景曾曰歲時已迫明日亦

不早矣朴潢曰聞李植言則若爲此擧軍情必懈怠云矣
上曰不患於事而已送人何妨無多談速爲出去擇人以送
都体府 啓曰奴營牛酒持去宰臣以李景稷定送之
傳曰知道 命招羅萬甲朴潢問曰今日出戰事何以爲
之潢曰日氣甚寒軍士凍慄不能發用收姑合散故以待
稍暖矣 上曰朕則今日不爲出兵耶潢曰一寒如此軍士戰
慄勢不能操兵矣 上謂萬甲曰粮餉何如曰今五日給料
而政丞以下以七合放料奴子則以五合放料自初至今凡十
五日用下千餘石一五日放料之數通計近九百石也今留租
四千石凡下人晝夜不離者外以皮穀給之而米穀家窘欲令
儒人及各家諸奴舂正作米屢言于体府体府亦以爲可以
守堞爲難不爲擧行耳 上曰皮穀幾何曰合米太豆凡萬石

皮穀四千石矣　上曰士夫奴子以皮穀給料耶曰以皮穀給
之每一五日用下百石矣　上曰管餉之任極重善爲之減其
合粒頗有贏餘否曰減得三合贏餘甚多　臣　啓請從
事爲未安而洪琢安廷變同爲次知之後頗能善處矣大
臣備局堂上請對　上曰日氣甚寒老病之人何以堪耶塗
曰臣等有何所傷軍士等雖無死亡而手足凍折不能屈伸
云無策可温今日出兵事已定約束而軍士不能操兵風勢
更作火藥又飛姑待日温風止午後欲出而風寒一操則
何以爲之　上曰問于大將之任相機爲之瑞鳳曰此日形勢
何可盡喻日夜所望惟在勤　王兵之上來而湖西兵雖來結
陣於四息之外西路兵若來頗爲精銳可以得力而時無
消息下三道軍兵則設使上來曾未當胡雖壁其摧鋒所

恃者城中士氣之不衰凍餒屢日血氣已盡則雖有至誠無能爲矣臣以爲從前見欺於此賊蓋亦多矣肰孤軍久留或有思啟之心而以無名爲辭則或不無許和之理前日渠使亦來矣試爲送人於行帳通於馬夫大則似有爲一之望滿城人心無不如此而金瑬則方爲大將不能直達請下問於金瑬李弘冑以下諸臣姑解倒懸之急　上曰請送馬胡則其能許送乎瑬曰臣爲主兵之官故不能先　啓當初見圍之時豈料有今日乎賴　聖上激勸士卒若干砲手連戰有獲故軍情鎮定得到今日而曉事者皆以爲若干上來之賊雖捕獲而不能大戰賊勢一振故人人督過臣不爲尾擊臣既主兵固不敢出此說也忝居相位而又值左相之先發則亦何敢不陳所見耶芻草已盡馬匹久餒自今馬兵則更無可用矣　上曰此間形勢雖不多言予豈不知但

今日形勢已到萬分地頭送使與否固不足論而從前見欺者
甚多頃者渠雖送人而其言有不足取信渠無所因而先爲
要和者万無其理卿等當思和事之成與不成而処之可也送
使而不得和則徒貽人笑有害無益無乃終歸於無形耶以頃
日之事見之大臣往見時所言不爲降殺則猶可信也猝下三
層此豈理也當初崔鳴吉之往予以爲必加一層而不加云故深
以爲疑終歸於見欺矣鎣曰渠當初以爲自 上必入江都故
欲一擧怯和而卒入孤城四面受圍知我一刻危急故有言耳
上曰諸卿各言所見送使與否固不関也第未知和事成乎不
成乎弘胄曰臣意渠若添兵則吾雖請和而不許矣意在捲
歸則或可以許之矣群情亦皆如此 上曰勿言群情予亦豈
不知之只論和事之成不成而已弘胄曰渠若思歸而以無名爲

雖則不無退去之理亦何可必乎　上曰右畫所懷藎國曰使
渠亦有勝勢則必不許和脫臣意則欲送使价覘其兵勢
及氣色或有欲敵之心則可以爲之脫渠使再來而不答今始
送使則雖有敵思恐不輕許也臣意則和事必難成矣自我
招集援兵充壯形勢使賊知懼而欲退則可以言和也此時已
到十分地頭先爲請和豈肯即許崔鳴吉曰臣在外亦共此
論同而其外則共相臣之言無異蓋賊或有敵心而以無名爲
雖則不無因此退敵之理緩不得請仍知賊將所在爲夜斫等
事未爲不可矣張維曰當初渠既至而　大駕入此渠以爲在
其掌握中故發此雖從之請矣今則賊之死者亦多而且聞
外援之來則不無許和之理故雖難度其必許共否而一番送
人恐未爲不可送人而不許則雖曰見辱亦何大害瑞鳳曰此

事之成在十分之一二而亦無大妨於事機滿城人心無不如此矣
雖曰渠之兵力亦不甚盛安知其不許和乎 上曰戶判所見
甚分明與予意同而父兄百官同此顚沛事勢已到罔極所
當送使而亦不可無端送之昨聞李曙之言似為有理歲時
已迫送遺物饌喻以兩國本來相好而何以相厄如此云〻而
聽其言辭可也 自我送人而請和則誠如戶判之言雖已生敵
心而以為不敢矣渠若先言送人不報之意則答以汝每〻欺我
我亦豈能每〻見欺云而渠若以誠意言之始為發言曰十
年和好之餘何以如此相厄耶我國則雖至於此猶不忘舊情
送遺歲饌云〻則似為有據矣如是則既非乞和之迹而亦足
以察其色聽其言矣 藎國曰然則送酒米粘米等物如何
上曰可也 瑬曰欲送文官 上曰誰可往乎 瑬曰當論堂下堂

上乎　上曰必送宰臣可也其渠有向兮者可不俎踏且此事在
渠必有厭憚之心然後可以得成矣堃曰申景禛欲抄精兵八
百出戰矣臣愚計　献陵往還人尼丘徐欣男者曾入賊陣望
見將帥在処外固藩籬内張油遮日為兎陣而居而伏兵則不
過數三云請得敢死士分四隅以往而後並鼓勢衆砲齊放則
雖未獲巨魁而主陣大驚矣瑞鳳曰今聞偵探之言王子則不
移接処云矣堃曰更欲得淑宗人出送身假使不能盡鏖豈不
愈於小出兵擊零賊耶　上曰善矣十分詳密為之蓋國曰以
渠之不送蘭英見之則似無率我使入去之理若或率入則必留
不送矣　上曰然矣瑞鳳曰朴蘭英不在賊酋処云矣蓋國曰依
上教不請和只言其使則雖中路招馬胡言之亦可也堃曰以其
不為進薄見之則渠亦知我形勢難犯也蓋國曰城險则固

難死也莫以持久為問 埈曰蓋國每欲出大兵決一戰而此
則甚難矣 上曰此地有牛酒可得処乎羅萬甲曰酒則曽
釀二甕而下人等言其味甚好請於今日倒清如何 上曰速
為之仍歎曰武士中無忘身出戰者素何瑞鳳曰壬辰以後我
國之遺兵者牧矣未有若此軍之輕敵者誠為可嘉勇敢前進
多致死傷極可矜惻 埈曰臣等皆經壬辰矣其時縱有斬級
未有如此軍之勇敢者也 上曰使勤 王之兵処処而來則賊心
畏懼而無人入來則寧有不違之理乎極可痛悉瑞鳳曰申景
禛無防守処而其軍精銳金自點若來則可以領進矣 上
曰毛裘之教誤事至此良可歎也瑞鳳曰尹昉等入於江都可
以規畫矣 上曰江都之事亦不善為之矣 汝稷曰渠曽言欲
送使則先招伏兵而問之云今日招其伏兵問朴蘭英權仁祿

何不送來云云如何薹國曰此則已言之矣　上曰所送使臣不可
不擇若送如沈諿者則甚不可也薹國曰雖送牛酒自　上送之而
見却則尤為耻辱臣等共馬胡有面臣等以　上意為書於馬
夫大使之傳送於王子如何　上曰問其言如何瑞鳳曰聞渠
言則其王子以義同兄弟言之直送于王子如何　上曰左相往時
之言怨不欲聞之矣今且更言之瑞鳳曰臣言世子國之儲君國
君有故則世子當立故自古無世子入朝之禮貴國新入當以禮
法治天下而何責無例之事乎云矣薹國曰聞其言辭非如原昌
君入送之比也欲因以為質矣瑞鳳曰渠言叔來則姪何不來見
云矣今以歲饋送於王子則必喜而受之似無見却之理也瑩曰
先為送人諭馬胡通納使之意　上曰此則不可也謂瑞鳳曰結末
何以答之而來耶薹國曰以必不可從答之則渠言勿復出來

云矣瑞鳳曰臣以春生秋殺之義言之曰有過而伐之知過而容之乃天道也大國順天道則天下悅不順天道則天下不服矣渠答云然則不復出來朝鮮自以為知古事無事必遲緩不須更來云云馬夫大犯青古鄭命壽入言於王子而金汝良在其間傳語矣 上曰金汝良者何人耶瑞鳳曰義州校生之被擄者也鳴吉曰渠言渠稱大清皇帝而使我稱朝鮮國王云非是輕言也植曰臣意當曰綾峯君雖非親弟 君之至親也使臣不敢相欺故直言之耳汝若欲得親王子則當送云云無妨矣張維以為言辭當置餘地東陽尉以為必加一等矣伊賊果及青宮之事蓋以我之語勢過為卑屈至於大國所命云故渠敢出加一節之言事其後城守最嚴又多抄殺故渠或欲和而送使耶在我當應之曰汝等無亡欺我故欲得朴蘭英矣何

不出送乎仍為探試其欲和與否可也若送牛酒則渠必以我
為情勢已屈也臣意則渠之來時當為酬酢而既不能駁矣今
後若或失利則更難送人矣請只招馬夫大言朴蘭英出送之
意何如 上曰此則渠已絶之何必更言設使許和蘭英則不
送矣鳴吉曰若誠信則和固我願而不知誠故不得許之之意
答之而一邊備戰具如何 上曰李植言牛酒不當送其意如何
墜曰我國之人不知故事故如此言也瑞鳳曰送牛酒而探其意
亦何妨乎鳴吉更陳前言 上曰此則尤為無據前既不答今始
送人有何義理聖兆曰送人探試猶之可也豈可送牛酒於賊
有若勞其師者乎 上曰牛酒則無害也渠來而不答今始先要
有若窮蹙而懇乞者則其亦拙矣且 問曰此城之軍入來者
不多而管餉使何以曰一萬四千耶予未之知也墜曰小臣退出令

軍士今日不爲出戰 上曰依爲之謂蓋國曰軍士之牧似爲不
宗更爲查問蓋國袖出軍兵置付曰元牧一萬三千八百四十
矣賊兵既無二三百屯聚処又無相援者臣雖迂儒請専攻
一隅植曰前日之戰軍士欲進而將官不下故不能逐賊有一
軍卒攬執將官之手而下去云如是而可以討賊乎蓋國曰
若出千名軍卒則豈不開一隅乎維聖兆曰必待援兵之來賊
後可以出撃以此守堞之卒與之交鋒設若蹉跌何以爲之
瑞鳳曰以臣愚見牛酒之送似無所害而諸人如是防 啓未
可知也蓋國曰出牧千兵攻一隅設或蹉跌有何大妨終豈可
坐而待已乎今雖晩矣利覘之路必開肢後南軍可通矣瑞鳳
曰舍我長技放兵平野與賊技格則豈不難哉鳴吉曰若送馬
兵百餘於王子所在処臨宿猝撃則可以蹴踏黒夜猝入以杖

敺擊則渠何能應之乎聖求曰招馬胡来則言送不来則不言
亦何妨乎 上曰若不来則寧非辱耶豈不無聊乎瑞鳳曰今
日送徐欣男及廣州人二人探其二陣詳其形勢如何 上曰此
則体府爲之矣蓋國曰僧人嵜正事不可不急爲也 上曰此事
重大何不早爲之耶速告体臣試爲之鳴吉曰扈從落後不多
黨闕甚小故軍功之人一時除拜未易以空職除下望單出入似
煩請每日輪除如何 上曰依爲之景稷曰臣自壬辰見賊事
矣兵家勝敗不可逆覩蒭粮已盡軍兵凍寒而歷覩城上無
不感奮雖無斬級人願一戰須上登城望見則有李秀林若扶
釖越戈而殺賊此古亦有之事而李植以爲無人下戰矣棄此
天險下去平野欲共賊爭長技則不亦難乎人皆曰背城一戰若
臣宗未曉也諸道援兵不日當至以無窮之我兵豈不當有

限之賊兵而輕爲背城一戰耶奴之鐵騎平野則不可當明矣以些少砲手一爲蹉跌則事有叵測徐欣男偵知後乘夜出擊則可也蓋國之請擊一隅若其勢誠難脫有不幸置國何地也我國之軍自昔或夜擊或據險而成功者有之矣未聞爭賊長技而有獲也萬甲曰小臣粮餉之外不敢論兵事而近日之事深可寒心我國之事專在於文具 君父入孤城已經十二日白登七日之圍誠是小變而諸將悠泛曾不得畫一策行一事一事皆稟於 上前不和不戰恬肰度日昨日則云以雨而不戰今日則以寒而不戰明日則必以和而不戰矣以不知進退之將終何能爲乎軍卒聞自 上軫念其沾寒至於感泣云必無惡叛之心矣肰兵以氣爲主氣挫則將何爲哉諸道援兵処亦當逐日送人分付其來路通諭師期可也備局諸宰不此之思悠悠泛

這只事浮談小亡凡事必待　稟定凡一舉措一施爲兒童走卒
無不知之使奴或爲間諜則何事不可知乎和戰之間當爲速
決而今日亦無結束臣民不足惜置　宗社於何地自　上不可
不共決也　上曰何以爲之萬甲曰小臣有何計策但只出軍
卒任渠自爲則人情惡死誰肯冒赴大將雖不出去不可不
定將以送也蒭粮道絶事機已急一隅之路不可不通利峴爲
三道之要地若奪而據之則命脈可通也孤軍深入兵家所忌
而古人以爲女真本不知兵臣意東西南中不可不通一路也備
人熟諳山勢可令通諭諸道監兵使定其期會處也若只令催
赴而已則外方之人必不知從何處可入也臣意都城亦不可不守
也武士之馬飢立將死縱出敢死士百騎突陣而出率忠清兵
使以來亦可也　聖上曾無失德必非亡國之主而誤了事

機無﹅如此恐不可以收拾也前若胡差之来可以酬酢而年
少之論太激遽加斥絶亦失一機矣南山白岳之形勢與此城
無異除送軍兵守其四門捕其袱直則賊必畏憚而西路
將帥処可以通命令矣不須四門出兵而專攻一隅計之得也
上曰曽已送人矣景曽曰人之所見各異備局之論各有同
異請斷自 聖衷 上曰已決送人矣不送牛酒而問答之說
抑其無擬矣萬甲曰兵不厭詐一邊爲和形而一邊爲戰具寔
兵家之事也 上教至當若有解圍之路則雖和何害漢高
祖以天下之大亦未免爲渠若降屬則和之何害景曽曰牛
酒不可送之說臣寔未曉也送使請和而不見許則恥辱豈
過於此哉 上曰人之所見不同如此牛酒之送以爲辱請和見
却則不以爲辱耶萬甲曰 上意合當則可以爲之何必無該

予退出李景稷入對 啓曰大臣以爲奴營送使事今日可以
爲之而酒未倒清体臣以爲胡兵方向利峴若甚多若迎餞忠
清兵而或爲敗衂則明日送人形跡似嫌今日先爲送人於鄭
命壽使之上来諭以明當送使之意似可故令臣入啓矣
上曰卿意何如曰臣意亦然先爲送人要馬胡及鄭命壽而
言之似可矣 上曰予意則不然設向利峴李義培方在山城
似無敗事之理必欲先爲送人明朝送人而差晩進去何妨且
鄭命壽等不無問事於我國陪人之理若言城中窘急之狀
甚不可必擇從者以去可也景稷曰即聽亦欲率去矣 上曰
率去即聽有何所益景曾曰所帶軍官必擇人以去可也
上曰精擇以去且卿與彼接語何以言之景稷曰臣當曰汝
雖背約吾則不忘旧情歲時已迫王子亦来故持牛酒迎来

云〻其外則當隨問隨答矣臣前日言於馬胡曰我國曾無
背約之事而汝等何以至此云則答曰我國〻書不爲開見人
亦不給廩此非背約乎以此出來云〻今亦當責其每〻加
層之說而爲隨問隨答之計矣　上曰不須爲閑人事以歲時
人事給之渠若詰相殺之事以迫近城下不得不殺之意答之
可也仍曰贈給之物當以何物耶曰牛及酒也　上曰猪口亦可
給也且本官無宗果乎景曾曰京畿殘邑寧有宗果
上曰此太守素有備蓄之才問之可也且此処有銀盒銀瓶
以銀瓶盛燒酒以銀盒盛宗果給之如何景稷曰以　上意
傳給則好矣　上曰渠雖獰悪必不以此生怒矣予亦非欲以要
悦也既爲送使則必示待接之意可也景稷曰伊賊言語不
能相通只憑胡譯此爲齒〻且前日則待馬胡時有此邊通

事而今則只憑鄭命壽之口尤爲沓悶肰則明日入去事定

奪守 上曰依爲之牽馬持饌之人及所率去人詳細申飭

使勿爲雜說話

一月寺[illegible]